



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 年刊  
Taiwanese -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an Jose  
2018 年十二月號  
**TAPC Newsletter – December 2018**

**2019 主題 Theme 《與主同心 與主同行》**  
恁著有基督耶穌的心做心

**《OF THE SAME MIND, WALK WITH CHRIST》**

*In Your Relationships with One Another, Have the Same Mindset as Christ Jesus*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2 : 5



Taiwanese -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an Jose

[www.tapcsj.org](http://www.tapcsj.org)

3675 Payne Ave. San Jose CA 95117

Tel: (408) 255-5579

## 2018.12 目錄 Index

P 1	如何確知我們靈性的成長呢?.....	李昱平牧師
P 2	李昱平牧師簡介 .....	聘牧委員組
P 2	Pastor Jack Longley 的分享 .....	Longley 牧師
P 3	讓我們一同為國家祈禱 .....	Longley 牧師
P 4	你們是世上的光 .....	蔡篤真牧師
P 8	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 .....	蔡宛婷傳道
P 10	進入黑暗 .....	郭恩仁牧師
P 12	永難忘懷 .....	Longley 牧師
P 13	做好服事的準備 .....	吳修明
P 16	上主從敗血症休克挽回我的生命 .....	陳金樹
P 18	神總是有辦法按著祂的方式祝福你 .....	陳以榕
P 19	與神交會的淑君和夏綠蒂.....	黃淑君
P 21	聖靈 .....	馬逸輝
P 22	美麗的相遇 .....	陳莉莉
P 22	你感到興奮嗎? .....	風竹
P 24	感恩 .....	符懋蘭
P 25	我扼殺了孩子嗎? .....	風竹
P 26	冰火之旅 .....	陳莉莉
P 29	生態之旅.....	蕭貞淑
P 30	奶味饅頭.....	蕭貞淑
P 30	台美基督長老教會聘牧記 .....	陳都
P 32	珍重再見，蔡牧師 .....	陳金樹
P 33	主！豈聽到阮祈禱 .....	張承惠
P 34	數算上帝的恩典 .....	Yoko
P 36	上帝定有安排 .....	蕭貞淑
P 36	棄絕沙豬政客政黨 .....	曾道雄
P 38	How Do We Know If We Are Growing Spiritually? .....	Rev. Lee
P 39	The Brief Introduction of Rev. Fredrick Lee .....	TAPC PNC
P 40	Musings From Pastor Jack Longley .....	Rev. Longley
P 41	A Call to Prayer .....	Rev. Longley
P 42	Come Into The Darkness .....	Rev. Kuo
P 43	A Day to Remember.....	Rev. Longley
P 45	Kimi and Charlotte's Encounter with God .....	Kimi Rhinehart
P 48	Thanksgiving .....	Esther Hui
P 49	Are You Excited? .....	Sylvia Yeh
P 50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	Se Fen Hsu
P 51	Did I Kill My Child? .....	Sylvia Yeh

## 如何確知我們靈性的成長呢？

李昱平牧師

我們渴望靈性成長，與上帝建立更深入、更親密的關係。但是如何衡量教會的成長？靈命成長是一個非常重要而且必須的目標，但如何確知靈命已經成熟了？我們很容易將之歸類為純粹的主觀判斷。確實也是如此，個人的靈命狀況是此人與上帝之間的事情，因此唯有上帝才能評斷。

雖然上述陳述是正確的，因為它可以預防任何人企圖扮演上帝的角色來判斷他人的靈性健康狀況。然而，該聲明並不意味著人可以自我滿足於靈命良好，反倒是應該不斷地尋找改善自己靈命的方法。

換而言之，評估或衡量應該從自省開始，而不是品頭論足他人。自我評估是靈性成長的關鍵。這同樣適用於教會，即基督的身體。對教會進行評估時，我們會將自己(肢體的一部份)包括在內，以避免轉化為針對他人的指責。

在進行任何評估之前，作為一個教會需要了解和探討我們教會的特定本質，以奠定使命的方向。因此，關於「台美教會」總結如下：

台美教會起始於一群台灣基督徒和留學生的家庭聚會與查經，在台灣人移民社區做上帝忠實見證人。我們傳承這一傳統，分享福音，並見證上帝在我們身上的作為。雖然我們是針對少數民族的事工，但是我們歡迎任何人加入，與不斷變化的台灣移民和灣區的台灣裔美國人社區分享福音。我們的使命是與台灣人分享盼望的信息。為此，我們致力於裝備並賦予任何對台灣人有負擔的人。

針對此一使命宣言，我們來設定可衡量的目標。

然而，在設定這些可衡量的目標前，需要為每個目標設定期限，以便衡量進度。我們可以設定中長期目標的期限，例如五年至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以及短期目標，例如年度或季度目標。

我們對每一項事工也需要加以衡量。例如，僅僅努力禱告是不夠的，仍需要經常和更長時間的祈禱。這樣我們能夠量化祈禱的頻率和時間長度，使我們能夠不用猜測而知道關於祈禱的委身是否有進步。「量化」讓目標有數據可以衡量，因此可以客觀的審查。如果不量化，就不能建立真正的責任制。



每一項事工的報告應該著重於目前完成了什麼和未來將做些甚麼。這將需要每項一事工的負責人在一年內詳細記錄，例如聚會次數、出席人數，多少新來的人，經常聚會人的名單，以進一步分析數據，了解教會動態。根據審查結果，進行必要調整。

需要記住的，我們的目標不是關注在教會人數的增長。如果我們每個人都盡力，教會自然會增長。但這卻沒有絕對的關連，因為教會的增長是聖靈結的果子，不是我們能誇口的，也不是我們能控制的。然而，唯一能掌握的是我們努力的多寡，這乃是關注的焦點。

可以確定的是，信仰的「質」可能並且應該讓教會有「量」(人數)的增長。但是僅僅在人數上的增長並不能保證其信仰的質有所提升。反之，如果我們聲稱我們信仰的質已提升，我們應該有人數的增長來佐證。



## 李昱平牧師簡介

### 聘牧委員會

李昱平牧師於 2018 年九月二日成為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的主任牧師，將於 2019 年一月十三日下午二點半由聖荷西中會主持就任禮拜。

李昱平牧師出生於台灣，是第六代基督徒，母會是台北大稻埕教會。他的父親是台灣爵士音樂泰斗——李奎然教授。1978 年李牧師隨父母移民至美國，在洛杉磯台灣長老教會聚會。李牧師在回台接受神學裝備前，曾於美國空軍及房地產金融業服務。為了理解聖經以裝備自己在教會的服事，及尋根、認識台灣文化、了解台式思考模式，李牧師於 1992 年返回台灣就讀台灣神學院，1996 年取得道學碩士，2000 年 11 月 12 日在台中忠孝路長老教會被封牧為牧師。李牧師與陳以榕牧師娘在台灣相識、結婚，於 2003 年返回美國。陳以榕牧師娘是音樂老師，並參與教會聖歌隊與司琴的服事。他們二人喜愛旅遊，探訪親友。



李牧師經常透過禱告、默想聖經敘述的故事與上帝對話，讓不易被發覺、故事中的故事一一呈現。整本聖經真實的主角是上帝，因為聖經真正要介紹讀者認識的就是上帝。雖然是透過人的故事，但這些人物並不是重點。真正的重點和聖經要傳達的是上帝如何行事，並且面對不完全的人，祂又是如何回應。聖經中的人物皆是配角，即便有的是「領銜」配角，但依然是配角。正是透過這些「領銜」配角的故事，讓我們更認識上

帝。越認識上帝，就越意識到自己的不足。越是認識人，就越是認識上帝的偉大。以至於當我們看完了聖經的故事，我們一定要問：透過「領銜」配角的故事，我們學到了甚麼有關上帝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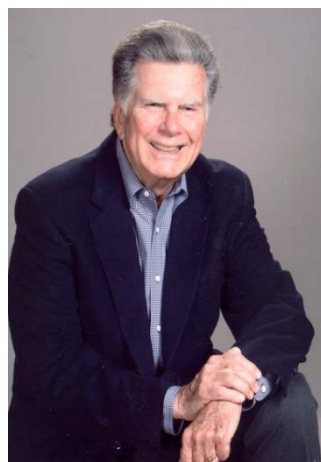
李牧師期待台美教會是個人人願意被上帝攪動的教會，以生命影響生命。人人不僅參與週末的聚會與服事，週間的小組聚會與查經、探訪也不缺席。跨出自己熟悉與舒適的生活範圍，接納不同類型的新朋友，來達成上帝所託付的使命。

## PASTOR JACK LONGLEY 的分享

Rev. Jack Longley

翻譯：侯良望

我記得很清楚是在 2016 年九月接到從長老會中會總幹事 Joey Lee 牧師寄來的電子郵件，他問我是否願意考慮成為台美聖荷西基督長老教會（以下簡稱「台美教會」或「台美」）英文部的臨時講台牧師。自我從服務 31 年的三一長老教會退休以後，我曾幫助過幾個亞洲教會，所以他覺得我能夠協助台美教會。



坦白說我對台美教會一無所知，Joey Lee 牧師告訴我他會在下次中會的會議上介紹台美的幾位長執給我認識。他強調這個職務是暫時的，只有三個月，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為止。如果您還不知道，我在這個「臨時講台牧師」的職位上已經進入第 25 個月了。

能夠成為台美英語事工的一員對我而言是很興奮的，我在英語部和台語部結識了很多朋友。當我心愛的妻子爾瑪於今年三月在星期天的一个小組討論時去世後，兄姊幫我很多忙。

我也記得去年我心臟手術後有許多兄姊帶來鮮花、美味的家常菜、卡片；最讓我感動的是在十二月十七日那個週日下午，許多台美聖歌隊的隊員到我們家，為我們唱聖誕頌歌，整個房子充滿了音樂。

我在台美教會的任期即將結束。與蔡篤真牧師並肩工作很愉悅，他是上帝忠實的僕人，我非常愛他；我也很高興上帝呼召李昱平牧師來擔任台美教會的主任牧師，我確信這是上帝的帶領。在這過渡期間，我會全力支持李牧師和小會，並希望竭我所能協助英語部和台語部做出重要決定。

我個人對「台灣」的記憶可以追溯到蔣介石委員擔任中華民國領導的那時期，很明顯地毛澤東的部隊很快就會推翻蔣介石，他逃離中國大陸，於 1949 年在福爾摩沙建立了自己的政府。那時我才十二歲，但我記得很清楚。（我問過一些人「福爾摩沙」是何時被稱為「台灣」？但未能得到答案。）

後來我在南加州牧會，與世界展望會的創始人兼第一任總裁鮑勃·皮爾斯博士 (Dr. Bob Pierce) 成為了好朋友，皮爾斯博士告訴我他與蔣委員長和蔣介石夫人的友誼，他說他們也是基督徒。

誠如你所讀到的，我對台灣的回憶可以追溯到我中學的時代，現在我已經八十多歲了，很快我就會把這段美好記憶添加到我的回憶錄裡。我會永遠珍惜在台美教會的時間。我深深知道這是上帝為我打開的門，使我可以來幫忙英語部。你們會一直存在我的心裡。



## 讓我們一同為國家祈禱

Rev. Jack Longley

翻譯：葉愛卿

近幾年來幾乎每週都有暴力或槍擊殺戮事件發生：在學校、購物中心、音樂會……，以及最近在賓州猶太會堂發生的暴力槍擊事件。聽到這場悲劇後，我發了電子郵件給在我家附近猶太會堂的兩位拉比表達哀悼、支持與祈禱。這些聚集在全能上帝會堂的猶太人被殺害是多麼悲慘！我是 Los Gatos 猶太社區中心的一名會員，我每週都會去那裏運動幾次。他們認為有必要採取額外的安全措施，因為我們國家的反猶太主義正在蔓延。

我告訴台美英語部的兄姊，我對我們每個主日崇拜的安全感到擔憂。慶幸的是，教會與聖荷西警察局一起在探討這個問題，警察指導會眾注意人身安全，以及當槍擊事件發生時如何應對。然而，我對會眾學習如何預防與應對突然闖入的持槍匪徒這件事感到可悲。

美國並不是一直都是這樣的。我已經八十多歲了，以前我們暫時外出並不需要鎖門；父母送孩子上學覺得他們會安全；人們去商場購物 ... 參加公園裡的音樂會，不需要擔憂他們的生命安全 ..... 更重要的，教堂是個避難所，人們可以聚集在一起敬拜。我祈禱那些日子會再回來，但我承認我害怕，因為我們國家充滿了仇恨氣氛。

我呼籲所有的信徒都要記住歷代志上 7：14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謙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幾年前受到美國眾議院牧師的邀請，他帶我參觀我們國家國會大樓裡的眾議院，他指給我看，在總統和政要發表言論的主席台上面有個匾額：「我們相信上帝！」希望他們真的相信上帝。請和我一起為我們的國家祈禱。

## 你們是世上的光



蔡篤真 牧師 (8/19/2018 講道)

一個小朋友在玩積木玩具，他精神專注好像在蓋建築物，爸爸問他在蓋什麼？小朋友輕輕地走到爸爸旁邊，小聲地在爸爸的耳朵邊說：「我在蓋禮拜堂。」

「喔！但是你為什麼需要輕聲地在我耳朵旁告訴我？」爸爸很訝異的問。

「因為禮拜堂裡面的人在睡覺。」小朋友很天真地回答。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基督徒不是來禮拜堂睡覺，基督徒是來教會敬拜上帝，來教會經驗愛及屬靈的團契。但基督徒的生活不僅侷限在教會，禮拜後基督徒被差遣出去，在每天生活的世界，在家庭、在工作、在所有的活動見證耶穌基督的福音，這就是信仰。

我們一起來思考馬太福音 5:14-16 經文，耶穌對跟隨祂的人說：「你們是世界的光…你們的光也該照在人面前，讓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來頌讚你們在天上的父親。」這段聖經完整的段落是從第 13 節開始，主耶穌首先說到「鹽」，但我現在只探討基督徒「光」的使命。

如果回到耶穌第一次說這句話的現場，我們會非常非常地訝異，也無法想像。耶穌當初說話的對象除了稅吏以外，大多是沒有受過多少教育、沒有見過世面、社會地位低落的農夫、漁夫以及婦女。他們都是成長出身在遙遠的鄉下，偏僻的世界，用當今的話來描述，他們是社會下階層的人或邊緣人，常常被歧視與排擠。不僅羅馬統治

者看不起他們，連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自己的同胞也輕視他們，排斥他們，但是，耶穌竟然對這群未受教育，社會下階層的人說：「你們世上的鹽，你們世上的光。」

耶穌是不是頭腦壞掉？這些人豈會是地上的鹽，世上的光？我相信就是當時聽耶穌說這些話的人，自己也必定覺得相當困惑，因為平常人們不是這樣形容他們的。

很難想像一群烏合之眾、沒有經歷多少世故的鄉下人能成為耶穌口中的「世上的光」，但是，那確實是歷史的事實。現在，你們是不是要聽更加真正令人震撼的事？就是現在，耶穌也同樣地對你們，對每一位說：「你們是世上的光。」

### 一、生命被光照，生命的本質被改變

首先，我們若真正聽見耶穌宣告的方式：「你們是…」就一定足夠抓住我們的注意。從前希臘文說話的文法通常並不需要代名詞：「你」、「你們」或「他們」，因為從動詞就聽或看得出來。若用代名詞並且置於文句的最前頭，就表示是要加強語氣或者要喚起注意。

當耶穌宣告「你們是世上的光」的時候，他是特別用代名詞「你們」開始，就是要提醒聽眾，他所要講的就是此時聽他說話的人，不是別人。

「你們是世上的光」是在對你說，不必要想耶穌是在講別人，不是你旁邊的 John，或坐在另一角的 Nancy，或是某某人。你們不能說「主啊！你說得很好，很對，可惜某某人沒來。」

「你們是」是指所有的基督徒，主耶穌的意思是所有基督徒都是「鹽」及「光」。在這裡我們有必需將「是」與「做」做一個釐清及分別。主耶穌說我們「是鹽及光」，不是叫我們「做」鹽及光。「是」與「做」有很大的差別。



「是」本質，「做」是後來的努力。主說：「你們是鹽及光」，要我們的生命有「鹽及光」的本質，有「鹽及光」的本質才有可能自然地發出鹽的滋味，光照的功用。

但是，很多人誤會耶穌的意思，很努力想要「做」鹽及「做」光，所以「做」的很辛苦，甚至「做」到人格分裂。因為不是出於內在，不是出於實在的本質。

基督徒在禮拜天，在教會沒有利害衝突的時候，行為表現還不錯，斯斯文文的。但是回到家，或者禮拜一上班的時候，特別是碰觸到自私及驕傲，或者有利益衝突的時候，根本就再也管不住裡面的虎豹豺狼，裡面的各種勢力就都會跑出來，原形畢露了。最根本的問題是生命的本質沒有改變，平常都是在「做」基督徒。

會有「做」基督徒，或者基督徒得「做」鹽及光，這種的誤會可能和我們的文化有關係，從小父母就教我們要會做人，所有一切都是用「做」的，所以禮拜用做的、牧師用做的、長老用做的、執事用做的…。聽到耶穌說：

「你們世上的鹽，你們世上的光」，大多數的人也把它理解是「做」鹽及「做」光。



所以有些基督徒「做」的很辛苦，很多人也因為覺得「做基督徒」很辛苦，或者看見教會基督徒「做」到人格分裂，沒有美好見證，不敢來教會，不敢「做」基督徒。

二十世紀初荷蘭有一位受人尊重的神學家亨利·克拉蒙博士 (Dr. Hendrik Kramer)，在印尼做宣教師 23 年。他在 1937 年退休回到荷蘭，當時荷蘭已經被德國納粹佔領。德國的蓋世太保到處搜捕猶太人，送他們入集中營的瓦斯室。若有人反對希特勒的政策或者掩護猶太人，同樣地也會被逮捕送進集中營。

當亨利·克拉蒙博士回到荷蘭的時候，有基督徒在晚上偷偷地來見他，請教他在德國統治下要如何對待猶太人：「敬愛的克拉蒙博士，請您告訴我們要怎麼做？我們鄰居的猶太人被拖出他們的家，被送去集中營，我們常常聽見他們慘叫的聲音。面對這種不人道、不公義的情景，克拉蒙博士，請告訴我們，我們該怎麼做？」

克拉蒙博士沉思片刻之後，抬頭看著眾人說：「我無法告訴你們該怎麼做，但是我能夠告訴你們，你們是什麼人。(I cannot tell you what to do, but I can tell you who you are.)」說完，他打開他的聖經，開始讀這段耶穌的話：「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你們是世上的光…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和合本》)

要如何從「做」到「是」？我們已經提過無數次，我們不僅禮拜天來教會禮拜，我們更需要打開我們的心，接受耶穌做我們的救主，並將生命的主權交在祂的手中，讓祂的靈光照我們、教導我們、更新我們、裝備我們。

## 二、 我們的生命需要真光的照亮和引導

上個禮拜講道主題是「看見」，我們大部分的人肉體的眼睛都算健康，但並沒有真正看見，沒有看見上帝的心意，上帝對我們的計畫，許多的因素妨礙我們的看見。

很多時候我們是在黑暗及迷失裡面。我們要看見，需要主耶穌的醫治，需要祂的光照。耶穌像一位醫生，祂會醫治我們的眼睛，祂也像一位啟蒙的老師，指引我們生命道路的光或燈火。

美國巴爾地摩曾有位大學教授指導他社會學系的學生到 Baltimore 貧民區，用二百個孩子做個案研究。每一個學生需要為每一個孩子的未來做評估。研究報告顯示學生對這些孩子的評論幾

乎都一樣：「他沒有什麼機會。」(A 2<sup>nd</sup> *Helping of 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 1995, p.4.)

二十五年之後，另外一位社會學教授看到這份早期研究報告，他要他的學生調查那些孩子後來變怎樣了。調查的結果非常出乎人意料。除了二十位因為搬走或者逝世以外，其餘的一百八十位裡有一百七十六位 (88%) 都有非常傑出的成就，有許多的律師、醫生以及生意人。

教授感到非常地意外，於是決定做更深入的調查。他相當幸運，因為那些人大部份都還住在附近，所以他有機會問是什麼因素讓他們有今日的成就？每一個人的回答都帶著同樣的感激：「因為我們有一位老師。」

那位老師仍然健在，所以教授就找到這位老師，請教她用什麼神奇的秘訣讓這些貧民區的孩子後來有那麼傑出的成就。老師的眼神帶著光彩，嘴角帶著微笑：「那實在也沒什麼，我愛那些孩子，如同我被主愛一樣。」難怪那些孩子會成功。他們有一位愛他們的老師。

如同巴爾地摩那些孩子一樣，我們都有一位老師，就是主耶穌，同時祂也賜給我們父母、牧師、主日學老師、青少年輔導等。主耶穌愛我們每一位，祂慈愛的光照出我們身上的可能性，並且引導我們將生命做最美好的發揮。

當主說：「你們是世上的光。」的時候，祂首先邀請我們打開心門，完全敞開在祂聖靈的光照，我們的內心隱藏著各種的情結和勢力，有從前的傷害、自卑感，有自私、驕傲，貪心、嫉妒、忿怒…，有許多許多不可告人黑暗的慾望和勢力。這些勢力妨害我們、綑綁我們，讓我們活不出上帝的心意和計畫；這些勢力操控我們，讓我們說了傷害人的話，做許多不該做的事，我們也不能將上帝給我們的恩賜做最美好的發揮。所以我們並不是真正地自由，沒有真正的喜樂和平安。

親愛的朋友，容許我直接問：「你今天若沒有真正的喜樂和平安，你有把握你有永生，你會進天堂嗎？」所以，我邀請大家，你既然來禮拜坐在這裡，你就要勇敢地打開你的心，不用害怕、不用逃避，求主讓祂的靈光照你內心的每一角，讓祂的愛充滿貫穿你的心，這是醫治、釋放、以及重建的大能。

### 三、奉獻自己照亮世界

當我們的生命被光照，被改變的時候，我們才有可能活出主所說的：「你們是世上的光」，我們才能很自然地將所領受的愛及恩典傳給別人。換句話說：我們才不會再「做」的很辛苦，或「做」到人格分裂。

麥瑞爾·沃馬赫 (Merrill Womach) 在西北聖經學院讀書的時候，他美妙的男高音引起教會音樂界的注意，而且他又長得英俊，所以前途被眾人看好。他大學畢業不久就跟要好的女朋友結婚，並且組成一家音樂公司，他們在五、六十年代已經在全美國到處演唱福音詩歌。因為需要到處演唱，麥瑞爾去考了飛機駕駛並且買一部小飛機。

1961 年 11 月麥瑞爾開著他的小飛機從聖地牙哥飛往史坡堪 (Spokane)，不料飛機出現機械故障，他盡最大努力要使飛機安全著陸，結果機翼仍然刮到樹林，而失去平衡，撞進樹林後引起爆炸。麥瑞爾勉強從飛機上逃了出來，但身上、臉上、手臂有嚴重燒傷，當時眼睛又短時間看不見，跌跌撞撞爬到道路旁邊，被路過的車子發現趕緊送他到醫院急救。依照救他的人描述，他被安置在後座，送到醫院前，雖然受傷嚴重，還一路哼著聖詩。

醫院判定他屬於嚴重的三度燒傷，但仍極力搶救，醫生說他能活過來算是神蹟。他的臉和手臂補了許多皮，康復後也到處都是燒疤，但是最大的奇蹟是他的男高音反而更強壯，更雄厚。



他也不因此覺得挫折，反而到處見證，他的歌聲和見證感動了許多人，尤其使那些遇到不幸的人重新振作起來。

麥瑞爾將自己的經歷寫成書出版《被火試驗》(Tested by Fire)，他的故事也被拍成電影《祂修復我的靈魂》(He Restoreth My Soul)。麥瑞爾在 2014 年 12 月 28 日去逝，享壽 87 歲，一生為主做美好的見證。

正如麥瑞爾·沃馬赫的見證指出，上帝確實是一位奇妙的創造主，當我們的生命遇到傷害、不幸、甚至極度破壞時，你只要緊緊抓住祂，祂仍可以從事奇妙的修復和重建。每一個人的生命都能成為照亮別人的光。

我們可能有些人還記得蘇聯共產集團的瓦解是從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圍牆的倒塌開始，但大概不多人知道壓垮這場二十世紀大怪物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基督徒的燭光，它是從萊比錫聖尼哥拉教會 (St. Nicholas Church in Leipzig) 禮拜一的禱告會開始。

在 1989 年秋天來聖尼哥拉教會參加禮拜一晚上禱告會的人愈來愈多，開始禱告要求東德共產政府還給人民應有的權利。東德共產政府當然嘗試嚴格管控，每場禮拜和聚會裡外都有許多軍警，甚至有鎮暴武器和裝備。可是沒想到在 10 月 9 日當天，也就是東德共產政府成立四十週年的日子，禱告會從開始的數百人，人潮一直湧進來，教堂擠爆了人群。東德警察要求結束禱告會，人們解散離去。但沒想到，人群並沒有聽從命令，反而人人手執著點燃的蠟燭，高聲唱著「我們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 有秩序地走向萊比錫的市政府廣場。

當晚共有七萬人聚集，當時萊比錫市的總人口是五十萬，東德警察頭子看到那麼多群眾不敢下令驅散，他說：「我們為鎮暴做各種沙盤推演

及準備，但我們就是沒有期待燭火。」一個月後，也就是 1989 年 11 月 9 日有三十二萬人聚集，戲劇性地推倒了柏林圍牆。獨裁統治者從來沒有預估「燭光」的力量。



**結論：你們是世上的光。**

親愛的朋友，每一個生命上帝都有特別的計劃，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恩賜或才能，每一個生命都不是偶然存在的，即使我們不完全或有缺陷，主邀請我們與祂同工，更願意賜予特別的能力來照亮我們居住的地方。

當然我們本身首先需要被光照、被醫治、被釋放。當我們的生命被改變，當我們經歷到喜樂和平安之後，我們才能自然地與人分享所領受的愛及恩惠，我們才能帶給人亮光和祝福。

親愛的朋友，當你們的生命讓耶穌基督光照的時候，你們將成為家裡的光，鄰居的光，世上的光。耶穌將藉著你們來醫治人心靈的創傷，耶穌將藉著你們帶給憂鬱的人平安及喜樂，耶穌將藉著你們帶給苦難的人盼望。諸位親愛的朋友，  
「你們是世上的光。」



## 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

蔡宛婷 傳道

1970 年代有一部美國電視劇 All In The Family，其中一個角色叫 Archie Bunker，他是一個脾氣暴躁、霸道的人，而且他對跟自己不同群體的人有許多偏見，可是他的偏見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已，而是當時代與環境的結合體。他就是這樣的角色，現在看起來，就是被拿出來責備、被訓誡的角色。他在劇中的一個台詞是這樣說的：「這輩子有三件最重要、最好的事發生在男人身上，那就是：買一間房子、買一輛車、還有一個全新的彩色電視。而這就是「美國」所代表的全部意義。」

在當時這個角色代表了一種心態：城市、白人、男性、藍領、還有混亂的文化轉型、種族議題、性別主義的張力。當然，還有物質主義的介入。當他說，這些物質的享受，就是代表美國的全部意義時。這個角色突顯出了美國夢的背後，是一種物質主義的渴望。

那電視劇早已經不再演了，我們也根本不知道 Archie 是誰。但 2018 的今天，Archie 的世界觀還沒有消失。不但如此，我們還擁有更多的渴望及羨慕。有一句話說「錢不是萬能、但沒錢萬萬不能。」讓我也用一個詞來說明好了，我相信很多人對於這個詞沒有抵抗力，包括我自己在內。這個詞就是「**吃到飽**」。這個不是只是說吃東西吃到飽而已，請問大家，你還知道其他形式的「吃到飽」？

網路吃到飽、音樂聽到飽、遊戲玩到飽，這些廣告一打出來，不管你之前有沒有興趣，聽到關鍵字：「**吃到飽**」，我們不免將注意力放在這些廣告上面。經過不斷被洗腦、潛移默化之

下，這種享受利益、物質的態度、佔據我們的腦海與心中。或許吃到飽已經過時，但是無論何時，當我們看到 on sale, clearance, or BOGO，還是讓我們心癢難耐。如果我們今天問：

人生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是甚麼？

你人生的終極目標是甚麼？

一個承認自己是基督徒的你會怎麼說？

有一個人，來到耶穌的面前，跪在地上對他說：良善的主人阿，我要怎麼做才能得到永生？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說我是良善的？沒有甚麼好的，除了上帝之外。你知道所有的誡命對吧？那個人說：老師，我從小就遵守這些誡命了。耶穌看著他，他愛這個人，對他說：你還有一件事需要做，將你所有的賣掉，給予那貧窮的，你將會有天上的寶藏，然後來這裡，跟隨我、成為門徒。然後那人就憂愁的離開了，因為他有很多產業。耶穌對著門徒說：成為上帝國的子民很難，但有錢人要成為上帝國的子民更難。然後，門徒也訝異的問，誰能得救呢？(馬可福音十：17-30)

從這經文我們可以看見許多有趣的事實。

第一個是，誰是良善的主人？他一開始聲稱耶穌是良善的主人，但既然知道他是良善的，為什麼最後離開了呢？這個人要求問的是甚麼？這個人要問如何得到永生的秘訣；而耶穌回答：變賣所有的，給予貧窮的人，然後跟隨耶穌。他已經得到答案，但那個人為什麼憂愁的走了？

耶穌對這個人表現出的態度是甚麼？這裡有很令人驚訝的句子，這段經文說，耶穌愛他。如果你看完整篇馬可福音，就知道為什麼這個句子如此特別。馬可福音中，只有這個人被描述「耶穌愛他」。最後，當耶穌說了成為上帝國子民的難處後，為什麼門徒們也大吃一驚？

如果我們看前面的問答，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有錢的人其實是很有優勢的，他是一個敬虔的人，他守誡命，但他也開放，來到主耶穌的面前，想要更多學習。但問題是甚麼？

當耶穌說，**放下你有的，給予貧窮的。**

這個耶穌所愛的人，

離開了，憂憂愁愁的走了。

然後，我們後來在看的人都發現了。無論這個人多守律法、多願意開放自己的心來學習主的話語，最後他看重的還是現實中，可以滿足他生活、慾望、可以觸碰的財富。他愛的可能不是主、不是永生。或許，永生可能就是他的另一種渴望罷了。他可能感覺到還有更多的東西可以追求，他跟耶穌說：

*我想要擁有更多。*

但是耶穌說，**你想要永生，那你能放下你現在所有的嗎？**

這個人尋求的是下一步可以怎麼走，但發現

**永恆的生命，需要一個人，放棄自己所有，獻上給主。**

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這是韓非子在當時寫下說服君王的各種困難的分析，有其時代背景。但今天單獨使用這句子時，我們可以了解到，有時候我們也是一樣，不是智識上、見識上有問題、有困難，而是我們的處境使我們感到實踐所了解的事的困難。這個有錢人他面對了這樣的困難，心有餘而力不足。然後他就憂愁地離開。門徒們也感到吃驚，因為他們所以為的盼望，是有錢有權勢的地上王國，殊不知上帝國並不是它們想像的那樣。但耶穌也沒有說貧困、禁慾主義，是上帝國的標誌。沒有。

*耶穌到底要人們怎麼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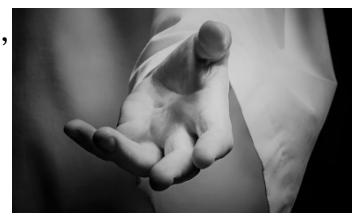
耶穌對這個人、對他的門徒們、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同樣的愛，與絕對的尊重。人來到他的面前，想要得到亮光。

耶穌說：

**你來，跟隨我，成為我的門徒。**

顯然的，耶穌也要求人能夠有所放下，不讓其他事務成為生命的枷鎖。財富不是不可饒恕的罪惡，也許它也不是一個完全無法解決的障礙。金錢可以是一個好僕人、但可能不會是我們生命的主人。更進一步，耶穌也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幫助我們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何以見得？

讓我們再看一次 21 節，**耶穌說：你還有一件事需要做，將你所有的賣掉，給予那貧窮的，你將會有天上的寶藏，然後來這裡，跟隨我，成為門徒。**



我們並不是被簡單要求放下一切，而是將我們有的分享給有需要的人。耶穌要求的，不只是挑戰我們可以服從的底線，也挑戰我們改變與其他人的關係，參與並且幫助有需要的人的服事及認同。真實的信仰群體及關懷，可以從彼此的互補、幫助來參與。耶穌也向彼得說，不是說只有貧困才是上帝國的標誌，人還是有上帝的恩典，只是需要在生命中，背上各人的十字架來跟隨耶穌。耶穌在這段經文中，雖然要求這位有錢人激進的放棄他的財富，但耶穌主要的呼召，是呼召他來做門徒的生活。

我們今天來到所謂的主的殿中，可能像這個有錢人一樣，無非是希望主更多的教導、保守、賜福我們。然後主耶穌會注視著我們每一個人，並以同樣的愛，愛我們，邀請我們說：

**放下你擁有的，分享給有需要的人，你將會有天上的財寶，來，跟隨我。**

或許我們仍希望耶穌稍微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軟化他所要給我們的信息，畢竟，**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但耶穌接著會看著我們，說：人類不能，但需要與主同在，因為主可以做到一切。耶穌今天要對你說，我親愛的孩子，我要擴張你的境界，不要給自己設限。然後你將會看見，我要在你身上做的新事。接下來，我想請各位仔細聽主耶穌的邀請：

耶穌說：

來，跟隨我。  
你願意放下你擁有的嗎？

來，跟隨我。  
你願意放棄虛假的安全感嗎？

來，跟隨我。  
你願意分享及幫助有需要的人嗎？

來，跟隨我。  
你相信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為你、為他人帶來救贖的密碼了嗎？

來，跟隨我。  
成為我的門徒。

來，跟隨我。  
進入愛的群體。

來，跟隨我。  
我愛你。

來，跟隨我。  
我會跟你在一起。

來，跟隨我  
服事其他的人

來，跟隨我  
將憂慮帶到我面前，我會為你承擔



來，跟隨我  
我會將你眼淚擦乾

來，跟隨我  
在我裡面有永生。

上帝在我們身上，似乎有不可能實現的呼召，

但這個呼召，將會出現可能性，

只要有些事情、有些心情，現在開始改變。

## 進入黑暗

**Rev. Ruth Kuo (郭恩仁牧師)**

翻譯：葉愛卿

我是在牧師家庭的環境長大。我記得很清楚台灣平安夜的慶祝活動。在聖誕節晚會結束之後，我的父親即教會的牧師會帶領教會唱詩班（由年輕人組成）走進黑暗，在寒冷的冬夜去報佳音。我的母親和我們三個孩子則留在家裡。我記得那時我是多麼地嫉妒，看著他們走進漆黑的夜晚，向病人和老人報佳音。我很遺憾在台灣時從未參加過報佳音的活動。

當我自己成為一名牧師後，我會安排並帶領我的青少年團契和一些成年人走進黑暗的夜晚去報佳音。我會帶他們為老人、寡婦 / 鰥夫或悲傷和孤獨的教區居民唱歌。我深深相信聖誕節是關於上帝的光進入黑暗，為受傷和受苦的人提供安慰、快樂和平安。就像以賽亞所宣稱的：「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主說。」（以賽亞書 40：1）

走入漆黑的夜晚，為那些坐在黑暗中，孤獨、悲傷和心靈受創傷的人唱歌，就像帶著一道小小的燭光來表達安慰、溫暖那曾創傷的心、分享希望和喜悅的信息。



這也是每年我都會在聖誕節前的週日晚上做**藍色聖誕的禮拜**的主要原因，在這禮拜，我們點燃蠟燭來紀念已故的親人、表達我們的不滿，並傾吐我們的悲傷，這些感受有時因為歡樂的季節而強化。當大多數人歡樂慶祝的時候，我們心繫在那些心靈和生活中沒有體驗到快樂和平安的人身上：有許多人失去了親人，生活在焦慮和不安全的環境中；有許多人沒有愛他的家人或朋友可以相聚；有許多人買不起食物和禮物；有許多人生活在孤獨和絕望中。



上帝來到這個世界的目的是要帶來安慰，讓那些心靈困擾、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看到一線光明和希望；上帝來到這個世界是要讓我們知道上帝關心，祂永遠與我們每一個人同在。

以下是我帶領**藍色聖誕禮拜**點燃蠟燭的儀式。希望它也會為那些在這個季節感到憂鬱藍色的人帶來一些安慰和希望。

## 藍色聖誕 燭光禮拜

### 《第一支蠟燭點燃》

我們點燃這第一支蠟燭，以紀念那些逝去的人，我們在心中悼念或大聲地唸出他們的名字 .....

我們感謝他們和他們的生命.....

在這個艱難季節我們珍惜與他們的回憶。

[安靜]

### 《第二支蠟燭點燃》

我們點燃這第二支蠟燭，來擺脫失落的痛苦。在這一年我們面臨失落所帶來的悲傷和黑暗：失去朋友、失去健康、失去工作，失去經濟保障 .....

我們祈求上帝帶來安慰，每年的這個時候我們失落的痛苦加倍，我們祈求平安與更新.....

主啊，感謝你釋放我們。

[安靜]

### 《第三支蠟燭點燃》

我們為在座的每個人點燃這第三支蠟燭，在上帝面前我們將我們的過去：遺憾和悲傷的時刻、哀悼的時刻、痛苦回憶的時刻、殤痛和悲傷的時刻，以及孤獨和心痛的時刻 .....

我們祈求上帝驅除黑暗.....

「.....那坐在黑暗裡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們。」

馬太福音 4:16

[安靜]

### 《第四支蠟燭點燃》

我們點燃這第四支蠟燭做為希望和承諾的象徵。我們邀請並慶祝那位承諾讓我們不再受苦的到來.....那位向我們承諾賜予光的到來。（暫停）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翰 8:12

[安靜]

阿門。求主耶穌臨到。





## 永難忘懷

Rev. Jack Longley

翻譯: 葉愛卿

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稱 1941 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是美國最大的恥辱，是永遠不會被遺忘的一天。

我相信每個人心裡都有個不可磨滅的日期，  
2018 年三月十八日是我永難忘懷的一日。

那是個涼爽的星期天，早上與我結縭 59 年的愛妻一同開車到台美長老教會，沿途我們聊了許多事。那天早上我的講道是大齋節期系列主題的一部分，題目為「永不止息的愛」，我引用「愛的季節」音樂劇的主題曲「租」。歌詞是

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分鐘，  
五十二萬五千個珍貴的瞬間，  
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分鐘，  
你怎麼衡量，衡量一年？  
用日出、用日落、用午夜、用一杯又一  
杯的咖啡？  
用英吋、用英哩、用笑聲、用爭吵？  
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分鐘，  
你怎麼衡量生命中的一年？

用愛呢？  
用愛呢？  
用愛呢？用愛來衡量！  
愛的季節！ 愛的季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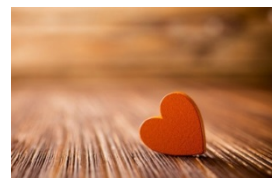
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分鐘，  
五十二萬五千次旅程，  
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分鐘，  
你怎麼衡量女人或男人的生命？  
用她學會的真理，還是用他流過的眼淚？  
用他燒毀的橋樑，還是用她死去的原因？

現在是高聲歡唱的時候，故事永不結束，  
讓我們一同慶祝！

用友誼來懷念這一年

記得愛！記得愛！

愛的季節！



哦，你必須，必須記得愛！

你知道愛是上帝賜給我們的禮物，

分享愛、施予愛、傳揚愛！

用愛來衡量.....

用愛來衡量你的生命！

請注意，歌詞提出了一個問題：「你怎麼  
衡量女人或男人的生命？」，答案就出現了：  
「用愛！用愛！你知道愛是上帝賜給我們的禮  
物.....用愛來衡量你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應  
該用愛來衡量，透過分享愛、施予愛、傳揚愛！

禮拜之後，我們喝著咖啡，與英語部的會  
友一起分享與討論。有人問我為什麼費了三次的  
工夫才讓爾瑪嫁給我，我回答：「看看她最後得  
到的是什麼？也許她認為她會得到更好的！」

每個人都笑了，爾瑪也發表了她的評論.....  
接下來我發現她的腦袋往後一仰.....她竟然就  
在那一刻走了！我的愛妻是健康模範代表，就在  
我們眼前，她被所愛的主帶到天堂。

一位台語部的弟兄給爾瑪做心肺復甦術，  
另一位護士做口對口人工呼吸.....接著救護車趕  
到，醫護人員施行急救，並將她載到醫院  
(VMC)，在那裡她被正式宣布死亡。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也永遠不會忘記  
從我親愛的台美長老教會英語部與台語部弟兄姊  
妹傳來的濃濃關愛。

六天後，超過 375 人聚集在 Los Gatos 長老會教堂參加爾瑪的告別式。那天我分享了爾瑪一遍又一遍不斷表達的三個願望：（1）她會在我之前死去；（2）她不會受苦；（3）她要個小型的追思禮拜。上帝回應了她的前面兩個願望；但是，看到這麼多前來與她道別的朋友，她應該無所謂吧。



復活節的來臨讓我感到進退兩難，我要照原定計劃宣講復活節信息呢？還是要求別人代替我講道？因為我的悲慟實在是難以承受！許多好朋友也建議我復活節那一天不要服事了，因為我才剛剛失去太太！

我透過不斷思考與祈禱尋求上帝的指引，我知道只有一個答案，就是我必須服事，我必須帶領會眾禮拜，我必須與我親愛的台美弟兄姊妹一起為爾瑪的逝世而哀悼。

我曾答應要主持濯足日 (Maundy Thursday) 那星期四的晚間禮拜，那天是爾瑪去世後的第十一天。禮拜結束之後，我請幾位英語部的兄姊陪我一起回到爾瑪去世的房間，它必須在復活節之前完成。我的情緒極激動，但兄姊讓我感受到深切的關愛與支持。他們帶給我堅定的信心，使我可以在三天後的復活節講道。

我在那一天的講道分享，當我十二歲我的曾祖母在聖誕節前幾天過世，我不記得那一天牧師講甚麼，但有一句話一直徘徊在我的腦海裡：「我們今天在地上慶祝聖誕節，但蒂娜是在天上與耶穌一起慶祝！」五十二年之後，我的父親在聖誕節前兩天去世，我又一次 回憶起牧師的話。

我也談到爾瑪在我服事的每一個教會，都喜歡在詩班唱歌。我覺得有點諷刺的是，爾瑪竟然在復活節前兩週去世了。我告訴我那個人

數不多但極具愛心的台美教會兄姊，當我們在禮拜堂敬拜時，爾瑪正在天堂合唱團裡唱著由韓德爾指揮的「哈利路亞」，在復活節這個星期天，她微笑著讚美上帝。

我最後告訴會眾，我們為自己流下悲傷的眼淚，爾瑪離開了我們了；我們也流下喜悅的淚水，因為復活的應許：「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翰福音 11：25-16）

我全心相信，我一定會在主的面前再次見到爾瑪。哈利路亞！

## 做好服事的準備

吳修明

「因為我們是上帝的傑作。他在基督耶穌裡重新創造了我們，所以我們可以做很久以前為我們計劃好的事。」（以弗所書二章十節）

很多人來到教會但是不積極參與，甚至進一步在教會服事，我猜想主要的二個原因是：

- 1) 不了解教會基本的運作 (How church operates) ，
- 2) 在團隊服務上的了解或是缺乏實務經驗 (lack of team work experience) 。

因考量這兩項因素後而躊躇不前。

我確信有機會服務及事奉你所愛的教會是主為我們預備的，讓我們成為更好、合主心意的人。如果主的靈感動你，為了使我們的教會更合主旨意，你應該接受呼召來參與。



我曾在不同的教會和宣教機構裡面參與服事，並累積一些經驗，希望在我卸任長老職份前利用此機會與大家分享，好讓大家知道服事的簡單原則，以及美國長老教會的運作實務。當然我所言的只是依據我個人的經驗所得，可能不完全正確，甚至有異於一般長執所言，請大家不吝指正。

我們的教會「聖荷西台美基督長老教會」是屬於美國長老教會系統，其特別點是所謂的「代議制」（不同於天主教的「主教制」及貴格會的「會眾制」），它由選出的小會治理，包含了被選的「治理長老」，以及被呼召就任的「教導長老」（又稱牧師）。在長老教會憲法規章的精神下，兩者是完全平等，要共同承擔責任。不論長老或是牧師都是小會下面的 sub committee 之一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後，並經由教會內註冊的會員依 by law 規定投票同意的。小會是為教會服務，依需要小會每二、三個月的會議（session meeting）決議來執行的基本單位。它需要同心一起合作分工讓教會的運作順暢，不論是宣教的策略及執行，禮拜崇拜及聖餐程序，財務的保管及使用執行，關懷和照顧會友或者是最基本的開會紀錄，對外文書處理，都必須要有長老帶頭和幫忙的執事一起代表所有會友來做服務及確實執行。

美國長老教會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PCUSA) 是由每個教會選舉出的小會（在 2017 年底有 9,304 congregations 教會）、各地區的中會（如我們所在的 Presbyter of San Jose）及總會組成的教會機構。我們教會現在的場所，就是以前的「以馬內利長老教會」，因為會員年老，人數減少而無法維持下去，還給聖荷西中會的；而中會將這個教會場地借給我們使用，我們只有使用權，沒有擁有權。

回顧長老會的歷史，來自 16 世紀的宗教改

革，開始於法國律師約翰·加爾文（1509-1564），年輕時在法國研讀神學和法律，1536 年出版《基督教要義》(Instituti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開始在日內瓦推動宗教改革。他的追隨者在荷蘭與蘇格蘭的宗教改革有相當的突破，加爾文主義也稱為「改革宗信仰」，它源自約翰·加爾文的著作，他的著作極多。加爾文神學的核心是 1. 神至高的主權（上帝的主權）；其他教義都隸屬於這個大前提下。其他長老宗的四大神學核心：2. 信仰的最高權威—聖經，3. 因信稱義，4. 只為上帝的榮耀，5. 心靈與誠實—萬民皆祭司。許多早期美國的長老會是來自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美國長老教會隨著歐洲移民定居北美之後，於 1706 年在費城成立總會，第一屆總會 General Assembly 於 1789 年在費城舉行。長老會曾經積極支持美國獨立運動並參與美國憲法的制定，Rev. John Witherspoon 是在《美國獨立宣言》簽名的牧師。除了在教育以及醫療機構上建立很多的貢獻外，長老宗的制度遺產很多，它的代議制甚至是現在歐洲市政會議及美國國會制度模仿的原版教材。

長老教會歷史悠久當然累積有很多很多的規定（2017 Book of Order 近三百頁），它的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分成兩部分：第一部份是《信仰告白》(Book of Confession)，第二部分是《教會法規》(Book of Order)。一般每一個憲章改變和提議議決都要經過所有代議長老的討論，平衡正反意見後投票之後才能完成。

回到我們台美長老教會的根在台灣的历史，確實它很受到上主的祝福。1865 年，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馬雅各醫生來台在南部成立第一間教會及第一間醫院。1872 年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馬偕牧師在北部成立。1876 年台南神學院由馬雅各醫生成立，並且展開的宣教工作。隨後相





繼成立南北兩個大會，1951 年聯合成立總會「台灣長老會」。長老教會通過醫療、傳道、教育與社會服務的方式，一步步在全台灣各地成立教會的基礎，並藉著中會大會及總會的設立，逐漸走向組織化、自主化的階段，比我了解的人多的很，就不在此多言。

依照我們的台美教會法規 by law，我已連續六年當長老，依法明年一定要下任一年，因為長老及執事是三年一任，連選可以連任，但是需要休息至少一年。每年都有卸任的長老或執事要下任，同時也有新任長老或執事加入我們教會的服事團隊。有新的人進來，就有新的想法和做法，但並不是每個新任者都了解整個小會團體的運作或是彼此溝通的方式，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但這是小事，關乎用心 (devoted) 和時間 (take time) 的問題而已，資深的長執都會盡量讓新人選擇他們願意服務的小組及合作的隊員，讓他們比較快的適應。

正確的長老會小會的開會程序是提議尋求通過的議案，一定要先經過誠心禱告，尋求聖靈的帶領，充分討論（因為每個人都不完美，也都有盲點或偏見），持守互相監督、互相制衡 (check and balance) 的精神，絕對不允許有獨裁者存在，是最重要的基本精神。另外一個較難接受的基本精神就是既然已經多數通過，意見不一樣的人就必須要虛心受教，並接受大家的決議（理由當然是相信神的帶領和集體的智慧，誠如聖經所說「萬事互相效力，讓愛神的人得益處」）。可想而知，對反對某項決議的個人而言，真是很困難的事！尤其決議之後、小會依理要求，全心全力支持決議，並最好能夠口徑一致好好地向會員解釋，為什麼有這樣的決議，理由是什麼，因為會員有權利提出質疑。

依據我們的 mentor- 80 多歲資深的長老 Mr. Mel Goertz (他曾任美國公立學校的校長很多年)

所言，長老教會的會員可能為自己「堅持的原則」而對小會的決議不滿，那他們只有兩種看似合法正當會員權利行使的選擇，讓其他會員及小會員知道他真的是非常地非常地不願意接受這個決議：一是用「腳」投票（離開），另外一個就是用「手」（不奉獻）來表示反對。當然我們可以選擇神喜悅的方法（因為你愛主的教會）來反應，應該是你自己先參選執事服務後，才能被選為長老或是提名一個跟自己想法或是做事方法比相近，能夠為你在小會發言並有正面影響力的長老，而不是「動手動腳」。

我衷心鼓勵大家勇於承擔管理教會的責任，但是不會勉強抹滅「一樣米養百樣人」的事實。我曾經歷過與三任牧師一起同工，發現每一個牧師 as head of staff 的帶領，moderate 主持開會 (雖然都依長老會規定的會議方式)，如何執行決議或是處理問題方式都稍有不同，每位牧師也有個人的表達方式和某些堅持，所以人和人間的不同，是要有心理準備去克服的；而每一新選上任長執者加入團隊，都要對其他長執來重新適應，反之亦然。長執的個性和心態影響團體的和諧及運作很大，所以在團隊的互動和協調甚至妥協，對常常發號司令慣了或「一人做一人當」個性的人來講，比較難適應！這種經驗是不同於在一般公司服務任職或者習慣於做一家之主（雖說「耶穌基督是我家之主」匾額常掛牆壁），需要完全不一樣的心態和心理準備。

這不是一件容易靠主得勝的，但卻是真靠主一定得勝的任務！主的祝福是給予願意「背起自己十字架」放下自我的人，我因我的多年經驗和相伴的刻苦銘心體驗，得到主所賜的成長及豐盛福份。我衷心地要鼓勵大家去渴望那「出人意料」的祝福，用開放心態追求身心靈更進一步成熟的決心，視此為磨練我們，在互相溝通協調，忍耐和原諒彼此的學習機會，接受挑戰！

## 上主從敗血症休克挽回我的生命

陳金樹



我於 2018 年 4 月 8 日下午四點，在無任何預兆忽然生了一場重病，被送往 El Camino Hospital 急救，在送醫途中人昏迷與休克。

四月八日是聖日，我正常參加主日聖歌隊獻詩，禮拜後也參加練詩，1:30 到 Costco 購物，回到家將近 3:30，一切都正常。4:00 準備休息，忽然從體內發冷、顫抖、無法控制，好像小時候被傳染到瘧疾 (Malaria) 的症狀，然後發熱 38.7° C (101.66° F)。5:00 左右長老娘發見我意識不清，趕緊叫兒媳回來，將我送醫院急救，在送醫途中我就昏迷不省人事。到了醫院請醫護人員緊急救護。

送入急救室後，我的血壓驟然下降到 56/38 (超低)，醫生急打升壓劑，並檢查血液。二小時後病理報告發現 PCT 值高達 0.85《註 1》，醫療團隊判斷我是因病毒感染導致「急性敗血症休克」(Sepsis shock)，即時將我右頸部頸動脈切開，埋入三個針頭，一條 12 吋導管通到心臟，注入三種廣效抗生素，每一小時一種抗生素輪流直接注入我的心臟，導管直到我第五天出院時才拔出。我在急救室昏迷十小時，到隔日清晨四點才清醒，然後送入加護病房 (ICU)。院方派一位醫師及一位特別護士照顧我，偶有鈴聲響起，醫師護士即時到，很細心照護。

第二天早晨 9:00 主治醫師回診時，我還在發燒，他安排我 11:00 照 CT scan，2:00 pm 抽骨髓。一聽到抽骨髓我心裏非常緊張，求主憐憫讓我避免。下午 1:00 主治醫師來報告：「恭喜你！

病毒已受控制，PCT 值降到 0.78，血壓也提升到 65/43。下午骨髓不用抽了。」感謝主奇妙的憐憫！

在我昏迷中，女兒立刻通過網路呼籲家族所屬社群、牧師親人朋友、也有我病人的教會，為我以及醫療團隊迫切祈禱。隨後得到各地回應，有翁錫信牧師將他的祈禱文傳給我，林宗正牧師整天不定時迫切的代禱，我的病人也聯絡教會的禱告小組為我祈禱，台美教會兄姊都迫切的代禱，蔡篤真牧師夫婦也到加護病房特別為我祈禱。奇異的主垂聽大家的祈求，藉著醫師的智慧與正確的判斷，在千鈞一髮之際，將我頸動脈切開，裝入導管直接通到心臟，這不是偶然，乃是上主奇妙的作為。我的病毒得到控制，將我從死亡邊緣挽回我的生命。哈利路亞，讚美主！

我在加護病房住院五天，醫師為了要找出病毒，每天抽血培養，希望得到答案。卻天天失望「還找不到」，而且一直繼續注入廣效抗生素。出院時我體內所有的細菌，好的、壞的都被殺光了，不但力氣全無，連元氣也大傷。剛出院時走路無力，說話無氣，如風中殘燭。長老娘天天蒸雞精為我進補，三個多月來大大補足我的元氣，現在每天走路半小時也不覺得疲倦。感謝主的恩典賜我漸漸在恢復中。

病後我一直在思考上主的旨意是甚麼？聖保羅說：「萬事互相效力是給疼上帝的人得到利益。」(羅馬書 8:28) 主要給我學習甚麼功課？經過四個多月的思考祈禱，終於明白主心意：是因為我「自作聰明，無專心倚靠耶和華。」

箴言 3:5-6 說：「你要專心倚靠耶和華，不要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做都要尊重祂，祂會指點你的路。」

又在箴言 16:9 說：「人的心計劃他的道路，

獨獨耶和華定著他的腳步。」俗語說：「謀事在人，成事在神(天)」。

我今年一月中旬在台灣時，匆匆忙忙決定申請三芝安養院並簽約，主把我踩煞車，適時的阻擋。我原本計劃三月份回來美國，就將診所業務到四月底結束，於五、六月處理房屋，七、八月就搬回台灣定居。想不到診所尚未結束，就生了重病，而且是在美國，不是在台灣。主的作為是何等奇妙，是超乎人的所想所為！因為美國有精銳的醫療團隊，又有先進完整的硬體設備。哈利路亞！讚美主！

El Camino Hospital 《註二》 急診大樓是一棟設備完善六星級急救(ICU)大樓，住一晚要六千美元。住起來非常舒適，像住總統套房般，不像加護病房，連三餐也比照餐廳點菜方式，有中式、日式、韓式、西式，想吃什麼就有什麼！可惜沒有胃口！我還是喜歡 Misoshiru (味噌湯)。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很可愛，有的叫我阿公，有的叫我阿伯，甚至有的叫我爸爸，很有禮貌又親切。

感謝主！我的保險費全部由保險公司支付，我只付了 Deductible \$100 美元，不用支付龐大的醫藥費。(我的保險是 Medicare 和 AARP)

現在我還在恢復中，因為抗體和免疫系統都受影響，所產生的副作用，每日要靠藥物控制。感謝主！血壓和血糖已漸漸穩定，目前仍有蕁麻疹及打嗝不定時的襲擊，口袋裏都要準備藥物對抗。主說：「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林後 12:9) 主啊！是的！A-men！我不敢再自作聰明了，回台灣的構想也暫時不能考慮，因為要定期回診。現在要乖乖養病，等到副作用、後遺症全消失，身體完全康復。求主憐憫，帶領！是心所願也！

我深深感謝為我代禱的諸位牧師、長執、兄弟姊妹，特別是教會關懷小組，以及張郁男長老夫婦、李壯志長老夫婦，他們不斷的關心鼓勵代禱，願上主紀念，祝福每一位。

《註一》敗血症是因細菌、黴菌、病毒等病原體感染所引起，全身性發炎反應。當人體免疫功能不足更容易被感染。敗血症有三種致病的病菌：黃金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鏈球菌等。醫院就是準備這三種廣效的抗生素備急用。

#### 敗血症的症狀：

- A：發冷、畏寒、顫抖、發燒、昏睡、呼吸心跳加速
- B：血壓下降、血糖升高、神智意識消失、昏迷、休克等
- C：血液培養測試 Procalcitonin Test (PCT)

**PCT (Procalcitonin Test) 降鈣素原測試：**降鈣素原是由體內多種細胞產生的物質。通常是對細菌感染的反應，也是對組織損傷的反應。血液中降鈣素原的水平，在全身性的細菌感染和敗血症中 PCT 值會顯著增加。PCT 值正常人是 0.00 – 0.09 ng/ml；若是 0.1 – 0.25ng/ml 代表細菌感染低風險；0.26 - 0.5ng/ml 代表細菌感染的顯著風險；0.51 以上代表細菌感染的高風險，有進展為嚴重細菌性敗血症和敗血性休克的高風險。

(我 4/8 是 0.85ng/ml；4/9 是 0.78ng/ml；4/12 出院 0.14ng/ml.)

《註二》 El Camino Hospital 離我家 15 分鐘車程。根據 2018 年 8 月 20 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報告：該報每年對全美國醫院做評鑑，全美 4500 家醫院在慢性病控制與手術評比選出 29 家。其中灣區只有 El Camino Hospital. 和 Stanford Hospital 兩家醫院被入選。

## 神總是有辦法按著祂的方式祝福你

陳以榕



2013 年初我與牧師從南加州搬到德州奧斯汀，正準備開始新的牧會生活，就在我們一方面要牧會，一方面又要適應新環境的同時，神給了我一個很大的試煉與考驗。

永遠記得那一天，我們剛探訪完最後一個會友的家庭，回到家已經很晚了，因為在會友家喝了一杯咖啡，使我整晚都無法入睡，一直到半夜，我的左胸開始莫名的疼痛起來，我觸摸左胸覺得好像有硬塊，我心想不能再拖了，因為我隱約發覺左胸有異樣已經有一陣子了。

當時教會剛好有一個會友是家庭醫生，她很快地幫我安排了超音波與切片檢查，最後我被轉診到癌症中心，見到我的主治醫師是一個禮拜後了。她用一種堅定及溫暖的眼神看著我，然後對我說：「妳知道妳來到這裡，就表示妳被確診為癌症了.....！」晴天霹靂的壞消息，頓時讓我不知所措。定神後，我心裏不斷地禱告「沒關係，有癌細胞那切除就好了，只要不要做化療。」因為我們都知道化療的過程是很痛苦的，然而事與願違....。醫生說我的腫瘤太大了，必需先做化療讓它縮小，才能開刀，而且腫瘤這麼大很有可能會轉移，於是我又做了 CT scan 與 MRI，追蹤癌細胞是否已經轉移。奇蹟地，我的腫瘤雖然很大，但尚未轉移，連醫生都覺得很不可思議。接著，做化療之前我必須先裝上人工血管，通常裝在胸前接近鎖骨的地方。我裝人工血管的過程並不順利，本來手術時間只要 40 分鐘就好，我卻花了將近兩個小時才完成。

第一次化療後，僅僅一個星期內我體重掉了 10 磅。因為每次做完化療，我大概有十天是全身虛弱，很想吐，什麼都吃不下。那時只要是我有想到什麼，或是什麼可以吃的下的，教會的姐妹就會想辦法買來或是做給我吃，真的很感謝那段日子有她們的陪伴。兩個禮拜後，我的頭髮開始一直掉，手一抓就是一大把下來。為了不要讓它慢慢掉來凌遲我的情緒，我就直接把它理光了，當時我先生還安慰我說：「妳理光頭也蠻好看的啊！」不過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不太喜歡照鏡子。

我化療的過程並不順利.....。在做第二次化療時，我的人工血管因為阻塞，藥物打不進去，我又得進醫院開刀把它拿掉。麻煩的是之後的化療，每次我都得像抽血一樣不斷地被針戳，那時我的兩個手臂都是淤青的痕跡。而且我在做化療的第二種藥時，因為白血球一直很低，因此在每一次化療前，自己必需打一種針使白血球指數升高。長達半年的化療，加上手術切除以及重建，這種種肉體上所承受痛苦，除非親身經歷，否則是很難想像的。現在回想起來，我真的深刻體驗了上帝在我身上的祝福，雖然肉體是痛苦的，但心靈卻是平靜與安穩的。在生病前我一直是跟著我先生忙著教會的服事，其實因為忙碌的關係，我必需承認自己沒有好好的親近神。所以我生病的這段日子裏，讓我重新省思自己的信仰，也重新找回自己跟神的關係，這讓我想起詩篇 46 篇 10 節所述：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上帝在我經歷身體苦痛時賜給我平安的心靈，這是我靠著自己不可能做到的。感謝主，在我信仰的道路上豐富了我的生命，雖然在人生的道路上還是有許多未知與苦難，但是我知道主的恩典夠我用。



## 與神交會的淑君和夏綠蒂

黃淑君

翻譯：葉愛卿

在 2015 年夏天我懷孕了，我和先生非常興奮，因為在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以前和以後我小產過許多次。

當我懷孕到第 20 週時發生突發狀況，我失去了許多羊水，醫生對我的懷孕不看好。當時我甚至無法住進醫院，因為在此發展階段的胚胎若是在子宮外並不被認為可以存活。我必須等到第 24 週才能住院，醫生建議讓寶寶流掉。幾天後我開始大量流血，每天幾次出血都將床褥完全弄濕。我和先生仍然認為應該給胎兒一個生存的機會，因為在胎兒篩檢時顯示沒有任何問題。台美教會兄姊也常為我和我的孩子祈禱。我們的寶寶是否能生存下來完全是個未知數。

在我出血特別嚴重時，先生和我曾經討論寶寶的葬禮，因為胎兒能夠倖存的可能性很小。在做超音波檢查的時候，整個螢幕呈現黑色，因為沒有羊水所以護理人員照不到胎兒的圖影。醫生再度對胎兒的存活率表示嚴重懷疑，他說如果沒有羊水，胎兒的肺部無法正常發育，所以生存的機率微乎其微；即使有先進的醫療技術，也無法將液體注入破損的羊膜囊內。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迫切禱告，並謙卑承認做為人的有限性。曾以為人定勝天，殊不知人是多麼的脆弱。不久之前，我才覺得自己處於巔峰狀態，安穩的財務狀況，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然而現在，我突然意識到我的生命計劃是多麼的不堪一擊，完全不在我的掌控之中。

醫生下令我不能下床，只能完全臥床休息。教會兄姊寫信給我，並傳讚美詩歌鼓勵我；他們也到我家來幫忙我。躺在床上不動實在很難，而

我的出血情況也未停止，禱告是我唯一能做的。這不是我第一次經歷可能失去胎兒，即使在向神迫切祈禱，過去仍有多次流產發生，但我相信上帝有祂的理由，這完全是上帝的計劃。

在懷孕第 27 週時我進了產房，雖然嬰兒已經分娩，但是我的胎盤無法排出，造成子宮大量出血，醫生除了為我不斷輸血以外，也盡一切方法試圖阻止大量出血。最後，他們緊急切除子宮才得以止血。我失去的血比自己本身的血液還要多。

第 27 週出生的嬰兒重量不到 1,000 克。她被接上許多不同的機器，身上到處都是管子和電線。她看起來像個小骷髏，因為她根本沒有機會長肉；她的皮膚是紅色的，有些透明。每個星期天教會都為我們祈禱，並通過電子郵件發佈消息。我日以繼夜祈禱，我知道耶穌和上帝與我同在，即使困難重重，但她仍是上帝所賜的奇蹟寶貝！

當我還在恢復室時，醫生前來告知寶寶將面臨許多健康的挑戰。這個小小嬰兒必須為她每一次的呼吸而戰，在她生命的第一年她需要動四次手術才有機會活下來。除此之外，夏綠蒂有嚴重腦出血情況，那可能對她沒有明顯的影響，但也有可能導致她一生癱瘓在床上。目前醫生無法告訴我們夏綠蒂日後是否有可能行走。

護理人員告訴我要抱嬰兒，讓她的皮膚貼在我的皮膚上。她看起來如此脆弱，她的四肢是多麼的細小，即使輕輕拍她都有可能弄斷她的胳膊和腿。我唱著「祂抱著那個小小寶貝，整個世界在祂手掌裡……」，寶寶慢慢轉過頭來，睜大眼睛看著我，我撫摸著她的頭髮，她看起來很平靜。在那一時刻我們與上帝交會，上帝永遠在我們身邊。

夏綠蒂在新生兒重症加護房（NICU）度過的幾個月裡，有多次因心跳下降而整個人發紫，把我嚇壞了。在那裏我總是神經繃得緊的，對任何變化導致機器發出的嗶嗶聲都不敢掉以輕心，我很難將正常呼吸的變化與危及生命的血液低含氧量的嗶嗶聲區分開來。同時我對夏綠蒂是否能夠正常發展總是感到無限擔憂，然而即使經常擔心，我也經歷許多關懷與愛，教會兄弟姐妹的愛包圍著我，護士、醫生和醫院志工也很關心我。雖然沒有醫生或護士可以告訴我們這些手術和治療能保證嬰兒正常成長，但上帝賜給了我們夏綠蒂，她是一位勇敢的鬥士，她已經戰勝許多醫學上的不可能。我知道這是上帝的祝福。

在夏綠蒂出生之前我是一個工作狂，工作的成就帶給我自信與自我認同，我很享受工作所帶來的挑戰；然而現在的我則是在照顧一個健康非常脆弱的嬰兒，我面臨完全不同的挑戰。當我們的兒子賽克里還是嬰孩的時候，餵他、換尿布所經歷的混亂過程，與天下第一次當父母的一樣。然而對夏綠蒂來說，這些瑣事變成關乎她生存的重要醫療大事，需要醫護人員教育我們如何處理人工便袋和鼻胃管餵食。沒有醫生可以告訴我們這是暫時的還是永久的。夏綠蒂在新生兒重症加護房度過她人生的第一個萬聖節、感恩節、聖誕節和新年之後，終於出院了。雖然她體重增加許多，而且不再有透明的皮膚，但她看起來仍然與其他嬰兒不同，因為她肚子有個人工便袋，鼻子插著鼻胃管。儘管如此，先生和我仍然體會到上帝滿滿的祝福。我們愛她，即使她與我們原先想像的不同，但她仍是上帝完美的創造。無論她以後會如何，她在我們心中是完美的。

嬰兒出生後幾個月，我發現自己罹患了癌症。雖然嬰兒的未來仍是未知數，但我與上帝非常親密。我終於放棄重返工作崗位的想法，上帝讓我明瞭我的優先順序應該是花更多的時間

與家人在一起，而非像過去將重心擺在工作上。從照顧夏綠蒂、兒子和丈夫讓我感謝我所擁有的一切；在與家人共度美好時光時我感受到上帝的祝福。

我接受了癌症手術和化療，以及我無法選擇的新髮型-- 光頭。我感謝我仍有時間與孩子和家人在一起，我竭力爭取生存的機會，在回到上帝懷抱前，我需要更多時間，這樣就可以幫助孩子成長。雖然我知道那一天一定會到，但我很擔心。在我癌症治療時，我擔心如果我不在了，誰來照顧孩子，尤其是那需要特別照料的夏綠蒂？後來我學會信靠上帝，上帝會照顧他們、愛他們，他們在上帝的照顧下會活得很好。我已經盡全力為孩子做我所能做的一切，但我知道上帝會做得更多。我很高興我的孩子非常愛上帝和耶穌，我們從向上帝祈禱得到安慰。

愛、喜樂和信仰改變了我，因著上帝的祝福我知道我不孤單。感謝台美教會的兄弟姐妹，雖然我不是每個人都認識，他們給我許多愛，我不知道如何道謝。有人提醒我，上帝總是在身邊，我需要祈求上帝永遠與我同在。我所經歷的一切都是因著上帝的祝福。



## 聖靈

馬逸輝



在日常生活是否有聖靈與我們同在？聖靈又如何出現？作用是什麼？現在讓我們來查考聖經有關聖靈的事。

約翰福音 14:16

「我亦欲對父求，就伊欲用閣一個保惠師互您，互伊永遠及您住，就是真理的神，我無欲放恁做無父的子。」(台)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中)

路加 2 章 26 節「他（西面）得了聖靈的啟示（聖神指示 -- 台語聖經），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此經節表示「聖靈」有指示，或「啟示」的作用。

我曾住在南加州一段時間，一天與幾位朋友乘車，我是最後坐進車裡，當我的左腳剛跨進車內，右腳還在外面，人未坐下，車門也未關的情形下，開車的朋友不但沒有回頭看，也沒有問一聲可以開車了嗎？瞬間就把車開走，因此，我還在車外的右腳被轎車的後輪輾過去，我慘痛地大叫「唉呦！」駕車人才驚覺地將車後退，我才能用二手把右腳扶進車內。趕緊送醫，經 X 光檢查，右腳兩支骨（肋骨與腓骨）被輾對成碎片，立即手術。

出院後在家做復健，即每天扶著廚房的流理台練習走路。

有一天彷彿有個聲音告訴我（指示或命令我）放手走路，此聲音連續二、三次。我於是放膽走看看，真的非常奇妙，照聲音所指示我的，我從廚房走到客廳中間，此時太太由臥室出來，看到我不靠拐杖能自己行走，她高興地大喊：「你可以不用拐杖走路了！」二人抱著大聲感謝主，流著歡喜的眼淚。我相信那個聲音是聖靈的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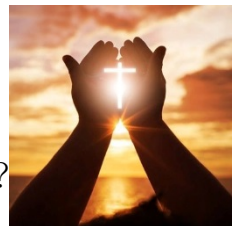
使行 1 章 16 節：

「兄弟啊，聖靈借大衛所的嘴所讖語」(台)  
「弟兄們，聖靈借大衛所的口，在在聖經上預言」(中)

此經節表示聖靈藉著某人的口來預言。

我今年初跌倒住院，然後轉到復健中心。二月十日（星期六）上午有一位護士例行給我服藥，與她談話時，她說「你禮拜一（二月十二日）會出院。」我問她哪裡來的消息？她回說好像是社會服務處，我請她再次去查問社會服務處，但是她說今天是星期六，沒有人上班。一小時後，兒子穎哲來看我，我將護士的話轉述他，同時要他去社會服務處問看看。不一會兒，穎哲帶一個事務員來我病房，辦理「自動出院」手續，而於中午前回家，出院那天是星期六。

下午蕭貞淑執事與他丈夫王先生來我家探訪，我並沒有通知任何人我出院，為什麼他們會知道今天我在家？蕭執事說昨天（星期五）長老娘告訴她「明天你要回來」。為什麼我太太說明天（星期六）我會回家呢？後來我認為如上述經文所述：聖靈藉著某人的口來預言，不然為什麼我太太能正確的預言我回家的事呢？



感謝主！聖靈永住我們信徒之中。



## 美麗的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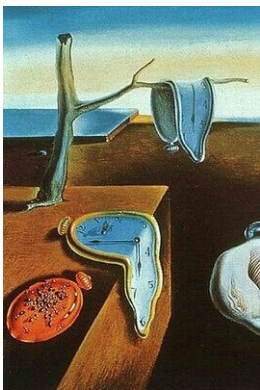
陳莉莉

在大學同學的 line 羣裏，同學們七嘴八舌在討論明年要舉辦畢業 45 週年同學會。幾個星期來大家在討論的是怎麼辦？需要去整型美容了，已是「雞皮鶴髮」「滿臉皺紋」「雙頰下垂」

「眼袋懸掛」，似乎每個人都突然擔心起將以何等面目來面對昔日的同窗好友，有的甚至以「相見不如懷念」謝絕參加。啊！為什麼青春這麼短暫？為什麼美麗這麼令人懷念？

上星期去西雅圖女兒家，才九月初，她家附近湖邊的楓樹已經開始轉紅，雖然還未全紅，但綠葉和已經變色的紅葉互相襯托，增添了色彩的層次。每天早上出門散步，它們用醉人的色彩譜成一首歌，用耀眼的幸福來裝飾我們不再年輕美麗的容顏。撿了幾片掉在地上的紅葉放入皮箱，回到家，新鮮已悄無聲息地離去，葉子乾了，不再美麗。再次歎息為什麼美麗總是這麼短暫？為什麼美麗總是留不住？

我們對「永遠」不太容易領會，對「暫時」



卻有很深刻的體認。新的東西會變舊，時間會過去，健康會衰退，美麗會消失，生命會失去。在日光之下，在物質的領域裏，所有的東西其實都是暫時的。因為是暫時的，所以會失去。而保存最美麗的方法，就是把它交給上帝。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傳 3:11）這是上帝要我們學習的，面對失去時，一定要勇敢接受，如同我們逝去的青春與美麗的容顏。更要來到祂面前，

祈求上帝幫助，讓我們逝去的歲月成為美麗的記憶，永置於心裏。

我們每天都生活在上帝的「恩典」和「奇蹟」中，四季自然運行，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我們享盡了祂所創造的極好、極美、極致，我們不需要為逝去的青春和美麗的容顏歎息，只要在上帝日日給我們的恩典裏，好好享受那福份與喜樂。餓的時候，一片麵包就是天堂；渴的時候，一杯水就是天堂；心中充滿感恩，不需化妝與美容，基督的馨香與容顏舉止的從容美麗就會自然的流露出來。

### 你感到興奮嗎？



風竹

今年六月底應同事之邀到她的家鄉-- 墨西哥去旅遊，同行有她四歲的兒子 Mateo。在聖荷西機場會面時，Mateo 很驚訝看到我，他問：

「Sylvia，你要去哪裡??」我回答：「我要和你去墨西哥，可以嗎？」他點點頭，隨後他整個臉發亮地問我：「Sylvia，你感到興奮嗎？」（“Sylvia, Are you excited?”）我其實沒有特別興奮，我只是需要一個放鬆的假期，讓忙碌的工作有個喘息的機會，但是總不能掃小孩的興，我平淡地回答他：「是的，我很興奮。」

然後在航空櫃台辦理登機手續的時候，Mateo 又問我：「Sylvia，你要去哪裡？」我回答：「我要和你去墨西哥」，他又興奮地問我：「Sylvia，你感到興奮嗎？」我有口無心地回答他：「是的，我很興奮。那你呢？」他滿足地點點頭，微笑從西邊到東邊掛在臉上，再加個動作-- 雙拇指比「讚」。



接著過海關、排長隊準備登機(暑假旅客超多)，Mateo 問我無數次：「Sylvia, 你感到興奮嗎？」(這幾次沒有再問我要去哪裡了)

上了飛機，坐好位子、繫上安全帶，Mateo 已經興奮到不行了，隔了四個位子大聲地問我：「Sylvia, 你感到興奮嗎？」

然後飛機在跑道上滑行，準備起飛，Mateo 說：「We are **DRIVING** to Mexico! (我們開到墨西哥!)」媽媽更正他：「We are **FLYING** to Mexico! (我們飛到墨西哥!)」Mateo 回答：「但是我們還在地上啊！好可愛的邏輯。」

飛了五個小時抵達 Mexico City，飛機著地那一剎那，Mateo 隔了四個位子聲音高昂地問我：「Sylvia, 你現在真的感到興奮嗎？」Mateo 的興奮感染了機位附近的每一個人，大家臉上掛上發亮的笑容。愉快的心是極具渲染力的。

我想到耶穌知道自己即將受難，三次問西門彼得：「你愛我嗎？」彼得開始的時候像我一樣，心不在焉隨便回答：「是的，我主，你知道我是愛你的。」耶穌第三次問：「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彼得憂愁地說：「是的，我主，你知道我是愛你的。」耶穌確定彼得的回答是真心的，再次將使命傳給彼得：「餵養我的羊 (Feed my sheep)。」

經過無數次「你真的感到興奮嗎？」的問題後，我終於回到小孩的樣式，滿心期待，就起身下了飛機，展開令我興奮的 16 天之旅！

我可以將整整 16 天的旅行形容為「愛之旅」。我朋友在墨西哥的家人從心底真誠地歡迎我。他們對我的愛讓我迴響英語部 Longley 牧師的講道「永不止息的愛」所引用的歌詞 (pg.12)：

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分鐘，  
你如何衡量，衡量一年？  
你如何衡量生命中的一年？

你如何衡量女人或男人的生命？

用愛呢？

用愛呢？

用愛呢？

用愛來衡量！

用友誼來懷念這一年，

記得愛！記得愛！

愛的季節！

哦，你必須記得愛！

愛是上帝賜給我們的禮物，

分享愛、施予愛、傳揚愛！

用愛來衡量你的生命

我朋友的家人以真心誠意的愛接待我。他們多次對我說「Sylvia，這裡是你的家！你可以隨時來，我們永遠有一個房間和美味的食物等著你來！」我感動他們對我這個陌生人的愛是如此真摯。我稱他們為「我在墨西哥的家庭」，他們教我如何「分享愛、施予愛、傳揚愛」。

你如何衡量「心動」的旅行？應該不是只有欣賞上帝所創造的美麗大自與享受美味和異國佳餚，而也要珍惜與自己一起旅遊人的愛，以及在旅遊時接觸到的人所散發的愛。你如何衡量生命中 525,600 分鐘的一年？用友誼、用愛來衡量！體會愛、分享愛、傳揚愛，讓我們的环境充滿積極的能量 -- 愛！

同樣的，台美教會經過三年沒有主任牧師，直到今年九月二日李昱平牧師成為我們的牧師，你感到興奮嗎？李牧師期待台美教會是個人人願意被上帝攪動的教會，以生命影響生命。你**真的**感到興奮嗎？願意「被上帝攪動」，以實際行動關懷周遭的人，分享愛、施予愛、傳揚愛與福音！

## 感恩

符懋蘭

翻譯：葉愛卿

在感恩節前夕閱讀 John Allen Chau 的新聞報導讓我想起了 Jim Elliot。兩人都因為對耶穌的信仰而成為殉道者。Jim Elliot 是 1956 年一月八日參加奧卡行動時遇難的五名傳教士之一，而 John Allen Chau 於 2018 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試圖將福音傳給北哨兵島的島民 (Sentinelese) 時被殺。吉姆二十八歲，約翰二十六歲時被殺。

奧卡行動的目標是向厄瓜多爾雨林的奧卡印第安人傳福音。奧卡原住民以暴力而聞名，無論是對自己的族人還是進入其領土的外來者。Jim Elliot、Ed McCully、Roger Youderian、Pete Fleming 和他們的飛行員 Nate Saint 明知道很危險，仍前往奧卡部落。雖然他們有配戴槍枝，但是五位傳教士選擇被奧卡原住民的長矛殺死，所以他們有機會聽到福音。在殺死五名傳教士之後，奧卡族人回到他們的村莊，相信他們會遭到報復，所以將自己的村莊燒毀然後逃入叢林裡。然而與奧卡文化極其相反，其餘的傳教士不僅未報復攻擊奧卡，反而繼續送禮物給他們。



1958 年十月 Jim Elliot 的妻子 Elisabeth 帶著三歲的女兒 Valerie，以及 Nate Saint 的妹妹 Rachel 回到厄瓜多爾，從 1958 年至 1960 年一直居住在奧卡部落附近。今天，有許多奧卡原住民成為基督徒，現在是一個友善的部落。傳教士，包括 Nate 的兒子和他的家人，至今仍然生活在奧卡附近。

北哨兵島 (North Sentinel Island) 是孟加拉灣的安達曼群島之一。哨兵島民 (Sentinelese) 過著與世隔離的生活，受到印度法律的保護，以維持他們特有的生活方式以避免受到現代疾病的傳染。就像 Jim Elliot 受害時的奧卡族人一樣，哨兵島民經常使用暴力，拒絕與外界有任何聯繫。John Allen Chau 因著基督豐盛的慈愛，就像 Jim Elliot 和另四位傳教士一樣，雖然知道可能會遇害，仍然冒險前往北哨兵島。我祈求上帝對哨兵島民的憐憫，所以 John 的死不會徒勞。



John Allen Chau

為什麼 John Allen Chau 的遇害會引起我的注意？為什麼我一次又一次地讀到 Jim Elliot 和他的四位朋友的故事？我在 1980 年初與新加坡教會前往印尼的雅加達和爪哇，進行為期 10 天的短宣，但我們所做的「犧牲」與他們相比簡直不值一提。我們原是去鼓勵當地人的信仰，但是我們反而因全職傳教士、當地牧師和居民而深深受到激勵。

這兩件遇害事件都清楚地表明這些有信仰的人帶著勇氣跟隨我們主的腳步，並實踐路加福音 9:24「因為凡拯救他生命的，必失去，但凡我為我而喪命的人，都要拯救他。」自從基督的死亡和復活以來，有許多人因傳福音而殉道，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得到信仰的原因。耶穌為我們受死所以我們可以活下去。Jim Elliot 和他的四位朋友去世了，所以奧卡族可以認識耶穌；John Allen Chau 去世了，所以哨兵島民有機會接觸到福音這個好消息。

今年不是一個尋常的感恩節，除了感謝上帝的保守和看護，我感謝上帝差派耶穌讓我們活著。我也感謝所有為福音冒著生命危險的基督徒。這也是我反思自己的生命是否活出信仰的見證以及該做何調整。

## 我扼殺了孩子嗎？

風竹

我參加的聖荷西合唱團在音樂會前一晚有個 dress rehearsal。踏入音樂廳，熟悉的小提琴雙重奏音樂傳來，驚訝地抬頭一看，是位青少年與安東尼老師在拉雙重奏。這段音樂我非常熟悉，女兒寧寧小時候拉過。坐了下來，仔細聆聽，內心越來越激動！我從那位青少年身上看到寧寧的影子，一個面無表情的孩子。複雜的雙重奏琴聲配上樂團的伴奏不斷傳入耳，我的內心竟然開始哭泣，眼淚在眼眶打轉。

安東尼老師是寧寧第一位小提琴老師，個性開朗，笑口常開，非常能言善道。寧寧跟他學琴的那二年，他非常會鼓勵她，讚美之詞永遠不斷，寧寧也進步得很快。在他口中、眼中、耳中，寧寧簡直是天才，是顆明日之星。可是我聽了很心虛，並不覺得寧寧有他說得那麼好，總覺得老美很誇張，只會鼓勵與讚美，也許只有五分卻可以天花亂墜說成十分。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我給寧寧換了老師。

換了老師簡直是換了一片天，新老師對寧寧這個「轉學生」只有批評，沒有鼓勵。她過去二年所學的在老師耳中、眼中、口中簡直是一文不值：弓拿不直、手指壓弦沒有壓緊、pinky 小指沒有站好，新老師花了一整年的時間不斷糾正寧寧拉琴的基本指法與拿弓、拉弓的方式。那時寧寧幾乎沒有拉甚麼曲子，只拉練習曲，每次三、四本，越拉越難。老師要她紮紮實實把基礎打好，以後拉任何複雜的曲子就容易了。小提琴課非常昂貴，每一分鐘幾乎要 \$2 美元，每個音符對我而言簡直與錢的 dollar sign 劃上等號 (♩ = \$2)，所以在家不斷要求寧寧做到老師所教的。

當寧寧沒有做到老師的要求，老師有時候

會拉起寧寧的手，讚嘆她手指修長又有肉，手掌寬薄，是上帝賞賜最佳拉琴的手，老師將她的手放在寧寧上面，明顯地老師的手指比較粗短；老師又讚美寧寧有非常好的耳朵，對音準非常敏銳，是拉琴的必要條件。可惜啊！寧寧沒有善用上帝賜予的天賦異秉。開始的時候，這種反諷的讚美對寧寧還有用，久了以後，寧寧一副嗤之以鼻不買帳表情。

學古典音樂是一條艱辛的路，對學琴的孩子、對陪在旁邊練琴的家長而言都很辛苦。要拉好琴，除了練習還是練習，每天都得練，每次一至二小時是省不了的，沒有所謂的放假。我不斷要求寧寧把最基本的做好：把弓拿直、用 full bow、節奏拉準、把手指壓好、放正，所以音色可以飽滿；也要求她把心放上去，拉出優美的樂句。然而這樣嚴厲的要求似乎扼殺了寧寧對古典音樂的熱忱，拉小提琴對她毫無樂趣可言。我常常酸她，說她「有音就好，管它音好不好聽」。其實她的琴藝已經是非常好了，參加的交響樂團也讓她考到最高的那一團，也到歐洲巡迴表演了。



我扼殺了寧寧的古典音樂情操嗎？還是她對音樂完全沒有心？

身為移民的我，只能成功不許失敗，於是做甚麼事都是特別認真，卯足全力做我能做的最好成效，因此常常花很多額外的時間，補足我在言語上不利的劣勢。我也用如此心態要求寧寧，不斷提高自設的標準，自我督促，凡事全力以赴。我做錯了嗎？要求她做事、拉琴有板有眼錯了嗎？我的標準太高所以讓她灰心喪志，凡事隨隨便便，交差了事嗎？

是我錯了嗎？我扼殺她的古典音樂熱忱嗎？我想我錯在沒有常常鼓勵她。但是沒有原則的鼓勵，像安東尼老師那樣將五分說成十分的讚美，就會讓她對自己充滿自信，進而要求自己做好每件事嗎？

我錯在哪裡？我錯在高估寧寧的音樂程度嗎？但她的手指這麼長與美，耳朵對音準又非常敏銳...，種種神所賜的恩典與天賦異秉，我能夠不要求嗎？我想我錯在只有批評，沒有鼓勵。但我扼殺了寧寧的音樂熱忱嗎？

看著安東尼老師與那位面無表情的青少年飛越的手指敲在雙提琴上，我內心淌著血，不斷地淌著血。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一定會多加鼓勵寧寧。基本拉琴指法與弓法沒做好就算了，重要的是她對古典音樂的熱愛不要被抹滅。讓她在自信中建立自己對音樂的熱忱，而不是完成我未圓的音樂夢！



## 冰火之旅

陳莉莉

北極圈下的冰島是許多愛好大自然心目中的旅行聖地，這兒有極緻的天然景觀，數不盡的探險景點。對我而言，這個比歐洲大陸還遙不可及的國度，並不在我的旅遊名單內，沒想到今年七月我卻來到這有著許多瀑布、美麗極光、活的火山、漸消失的冰河的仙境國。

今年農曆年時，請了親戚來家裏吃年夜飯。席間，niece 提到他們一家暑假要去冰島自助旅行。我們一向不熱中自助旅行，想到每天拖著行李在街上找旅館，在火車站提著行李爬階梯，腿就先軟了一半。到了這年紀，出門就是要吃得好，睡得好，不然還不如在家來得舒服。誰知道一聽到冰島，亞里士突然興奮起來，嚷著說他一直想要去冰島。一聽到他要去，我那愛旅行的姐姐馬上響應，說他們也要去。於是，年輕的 niece 和她的先生應允要負起帶四位 LKK 去冰島旅行的重任。

決定要去之後，我們就 follow niece 計劃好的八天七夜行程。第一步，訂機票。當初他們會想去的誘因是機票便宜，有一家聽都沒聽過叫 WOW 的航空公司以 \$500 來回機票招攬客人，機票很順利的訂到了。再來就是七個晚上的旅館了。我們是計劃開車環繞冰島，所以東西南北都訂了三顆星就要 \$250 以上的旅館。Niece 一家自己租了一部車，所以我們四位 LKK 也得合租另一部車。我這頭訂旅館在叫貴，亞里士那端也在大呼冰島租車怎麼這麼貴，一個星期要 \$800 元？可是頭已經洗了一半，而且一生也只會去這麼一次，再貴也得租了！在等待出發期間，和 niece 開了兩次會討論行程。Niece 一向做事很週詳，連每日三餐心中都有譜，並建議我們每人都要買 water proof 的 hiking shoes, 因為怕冰河會滑，我們這些有骨質疏鬆症的 LKK 們可是跌不起的。Niece 有勇氣帶我們前行，我們當然就得遵照她的指示去做，於是每個人都乖乖去買了雙貴森森又難穿的鞋子，一切就緒整裝待發準備去行軍。

七月底，期盼的日子終於到來，登上那沒聽過的 WOW 飛機，心中真是有幾分忐忑不安。感謝上帝保守，一路順風，機上看了三部電影，七個多小時的飛行很快飛到，心中還是忍不住啗



咕機上什麼都要收費，包括水在內，實在是有夠陽春的飛機！

冰島在 2008 年時曾經宣告破產，所以這些年努力以旅遊業來振興經濟。老實說，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像冰島擁有這麼多奇異的景觀。一下飛機，這座遺世獨立的島嶼上，四處貼滿冰河、終年覆蓋白雪的高山、直達地心的活火山、溫泉、間歇泉、熔岩沙漠、大小瀑布的廣告，讓你來到這國度，先充滿信心迎接未來一星期的夢幻之旅。極冷的冰與極熱的火在這猶如世界盡頭的土地上共存共榮，交會出精彩的冰火奇景。

第一站我們來到了首都 (Reykjavik) 機場，領了車子，借了 hotspot，街上天空灰灰，細雨濛濛，冰冷的空氣正如同它的國名一樣。沒有預期是這樣仿如初冬的氣候，我們忙鑽入一間 shopping mall，吃了一碗四不像的湯麵，身體才頓感暖和。隨後，找到了第一、二晚的 Hotel，住的地方在商業區，附近可以走到許多景點。第一天就感覺到冰島的人稀，旅館的服務台半隻貓都沒有，只有一隻舊電話擺在桌上，email 上給你一個號碼，你就用那隻電話打那個號碼，也沒人接電話，語音告訴你，往左再往右會看到一個大信封，信封裏會有你們的房號密碼。天啊！好像在玩尋寶遊戲，冰島人的英文又有 strong accent，喊死「pardon」「excuse me」也沒人理你，只能重複多聽幾次難懂的語音。

安頓之後，我們一行人漫步去看附近一個維京骨架，這是祖先維京人首次登入冰島之處。這個維京骨架雕塑是為紀念 Reykjavik 這城市成立 200 週年而設立的。繼續往前走，附近有一間此城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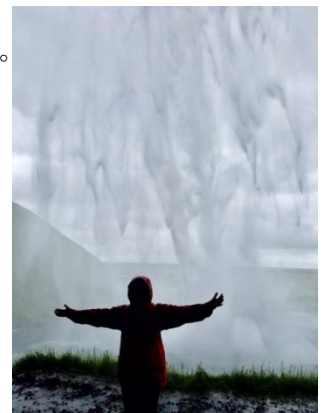


的教堂，也算是這兒的地標，它的設計靈感來自火山爆發冷卻後的玄武岩柱，灰白的配色彰顯教堂的莊嚴。教堂內聽說有座巨大的管風琴，有不定時的音樂會，原本很想進去裡面參觀，可惜另外兩位 LKK 嫌天氣好冷，吵著要回旅館休息。

Niece 一家早已逛完回去，還去 Market 買了羊肉，當晚做了羊肉爐給我們此行第一天進補。在異鄉喝著熱熱的家鄉味，感動得眼淚都要落入湯裡了。

吃飽睡足，第二天大家元氣滿滿，上帝保守，天氣也轉而晴空萬里。亞里士踩足馬力，來到 Golden Circle，即所謂的金環。這兒可說是冰島旅遊經典中之經典，裡頭有三個金圈景點，分別是國家公園、間歇泉和黃金瀑布。國家公園裡有一段是歐洲與美洲的板塊，走在上面感覺十分奇特。間歇泉圍滿人群，每隔十來分鐘就在眾人歡呼聲、camera 咔嚓聲中驕傲的噴灑。而黃金瀑布則因陽光的照射，出現非常炫麗的彩虹奇景。

第三天我們漸往南駛，早上來到一個生態保護區，黑色的沙灘，從海中升起的火山岩石，沒有污染的海水，加上純淨的空氣，人間天堂莫過於此了。下午是瀑布日，平時瀑布是用來觀賞的，沒想到有一天我們卻得走入瀑布裡面。這個瀑布叫做水簾瀑布，是從一塊突出的岩石壁流下，使得瀑布後方形成一個水簾洞，旅客沿著步道走路水簾洞裏，感受身臨瀑布裡的感覺。爬坡健行一向是我的弱項，又加上高處瀑布非常澎湃洶湧，地面又濕滑異常，一不小心真的會粉身碎骨的。既來之則安之，便鼓起勇氣一步一腳印，也不敢抬頭看瀑布，只感受到被瀑布清洗的滋味。浩劫餘生下來，niece 一家在下面鼓掌歡迎 LKK 們平安歸隊，這時才深



深感謝之前乖乖聽話買的 **water proof hiking shoes**, 沒有滑到山腳下, 真要歸功於這雙貴森森的鞋子。

第四天我們和年輕的一家人分道揚鑣, 他們今天要去冰川健行, 我們有自知之明, 選擇輕鬆的沙灘行, 去 **Island Magazine** 票選第一名的黑沙灘漫步。這個黑沙灘有仿如野柳女王頭的海中岩石, 旁邊還有火山爆發時形成的岩柱石層, 自然堆積仿如 **LEGO** 一樣整齊, 令人嘖嘖稱奇。不時襲來的白色浪花衝擊著黑沙, 黑白相印, 四週寧靜祥和, 美得令人屏息, 不捨離去。

第五天是我們冰島行的重頭戲, 負責的導遊小姐早就在網上訂購了橡皮快艇遊冰河湖的門票。一早我們開車來到冰河湖集合地, 站在冰河湖邊仿如置身仙境, 一整片湖面鋪滿了巨大的浮冰, 冰塊經過千年的擠壓而呈現了清澈的湛藍色。站在湖邊看這片奇景, 無法不驚嘆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們一行八人在預定的時間內上了橡皮艇。整個行程我們不斷在浮冰之間穿梭, 冰塊在你身邊擦身而過, 整個人 **360** 度被浮冰圍繞著。這個天然景觀連 **007** 都來了, 有一集 **Do Another Day** 就是在這兒拍攝的。

第六天我們已來到冰島的東北邊, 今天全是看瀑布, 有歐洲地勢最高的, 有最有氣質的, 有附近有許多如火星表面的各種不同的瀑布。冰島真特別, 整個島拐個彎就會看到一個瀑布。今晚的 **Hotel** 有廚房, 賢慧的 **niece** 對我們 **LKK** 非常體貼與照顧, 特別去超市買了火鍋料, 做了比美小肥羊的鴛鴦火鍋來祭我們受寒的五臟廟。吃後的那股暖流, 再次令人無比的感動。

第七天是冰島行的尾聲也是坐車最久的一天, 兩位 **Mister L K K** 合作無間, 一路從冰島的北方飆車回西邊的首都。中途我們來到一個火山口, 要進入火山口得爬上千個階梯, 往上看, 真是仰之彌高。對我這個心臟不強, 腳力薄弱的人

實在又是一大挑戰, 但不知是什麼力量, 硬是我推上去。沿途的風強的嚇死人, 我若是再苗條一點, 早就被吹到山腳下了。終於看到兩個黑黑的 **Crater**, 完成任務下山時, 大家都被風吹得不成人形了。今晚惜別宴, 我們請 **niece** 一家吃冰島最好的餐廳, 感謝他們的好安排, 讓我們看盡亙古的大自然美景, 及一路對我們無微不至的照顧, 兩個小壯丁更天天奮勇幫我們行李抬上抬下, 至今仍感謝能有這麼寶貴的機會與他們同遊冰島。

要上飛機的早上, 我們還是沒浪費到, 去了來冰島必不能錯過的 **Blue Lagoon**。這個 **Blue Lagoon** 可說是冰島十分著名的露天地熱溫泉, 一整片水藍, 水面氤氳著淺白, 仿若仙境的景色, 水溫約 **37** 到 **39** °C。水質富含矽、硫等礦物質, 經冰島科學家證實對舒緩精神緊張有確切的療效。

**Blue Lagoon** 也有賣特別提煉製作的各種保養品, 來到這兒泡湯的人, 也會去用湖泥裹了整個白臉, 仿如京戲裏的丑角, 一羣白臉露出水面, 十分有趣。



冰島處於北極圈帶, 上帝在此留下永恆巨作, 恆古的大自然奇景在此完全呈現。巍巍火山, 裊裊溫泉, 流雲飛瀑, 萬年冰川, 更有剎那轉為永恆的神秘極光, 吸引無數遊客的到訪。冰島旅遊縱然辛苦, 但我認為這個世上再也找不到像冰島這般如此貼近「活的地理教室」這個名詞。若有一個一生必去的地方, 那一定是冰島了。





## 生態之旅

蕭貞淑

旅行一直是我這生最大的喜愛，也感謝上帝賜給我健康的身體，讓我到處可以感受上帝造物的偉大。

今年去日本前，接到旅行社打電話來邀請我們參加 10/22 Ecuador (厄瓜多爾) 的生態之旅，當然是不會錯過的。

厄瓜多爾與加州有二小時的時差。我們搭清晨 6:45 的飛機來到巴拿馬，在機場等四小時轉機到 Quito，厄瓜多爾的首都。抵達已近午餐時間，一行人來到餐廳享用當地的餐點。

用完午餐 隨即搭車來到下榻之處，這家旅館是當地貴族的房子改建的，也是最好最聞名的旅館，共有三十一個房間，我們一行人使用了二十二個房間。傳說當時有很多君子好逑貴族的女兒，也因此有了糾紛，於是男方放了一把火把它燒了。在 2013 年才整修完工，裡面的傢俱全從法國進口，非常典雅。

晚上 5:30 大家集合，小逛一下舊城區。厄瓜多爾曾被西班牙統治，因此首都有許多西班牙的建築，非常古典，但基本上有些陳舊。據說這裡白天人口 260 多萬人，晚上只剩 240 多萬人，因為做生意的人都回家了。這個國家大約 90% 的人是信奉天主教。這裡盛產香蕉、巧克力，香蕉小而香，還有百香果、樹蕃茄。

Ecuador 的意思是赤道，也就是這個國家位在赤道上。來到在赤道的中央地零度，傳說蛋可以直立，有如端午節蛋可以直立。試了好久，團友終於有人將蛋豎立了。當然還有一些不可思議的事，這也只能自己去體驗了。大體上首都沒有什麼景點可以看。

第三天終於要走這次重點行程--「生態之旅 達爾文島」。我們搭的船是小船，卻是當地最大的船，旅行社將船全包下來，共有四十二人乘船。一向不暈船的我，這次也受不。旅遊前老公去看醫生，剛好聊到我們要去厄瓜多爾，年輕的醫生興奮地告訴我們他才剛回來，太美了，但是海浪很大，一定要吃暈船藥。不暈船的我，當然不把他的話當一回事，但卻失算了。海浪果然大，一直到第三天我還有些暈了，還好平安度過，看來我還是適合住在陸地上。

話說船上的第一天，在下午 4:20 搭小船到一個小島，整個島有螃蟹、海獅。據說公的海獅都在海岸邊，母的都離海岸比較遠。第一次近距離看海獅還真的很興奮，海獅還擋在路中間不讓過，導遊開始誘導海獅，終於海獅放過我們讓路了。一路上幾乎看到的都是海獅，還有剛出生的小 Baby 非常可愛；螃蟹也非常多，但品種跟我們熟知的不一樣。

第二天的行程非常早，這個行程二個小時，沒有廁所，所以必須忍耐喝少些水(基本上每一個小島都沒有廁所，每次都須盡量少喝水)。今天到另一個小島，也是看海獅，大家還是很興奮，畢竟才第二天，看到剛出生的小 Baby 吸奶的樣子，超可愛的。每隻海獅都懶洋洋的躺在那兒日光浴，除了年輕的會在海裡嬉戲。



下午的行程也是海獅，還有 Iguana (蜥蜴)。這種 Iguana 有多種顏色，老的顏色比較深，年輕的顏色比較綠，還有暗紅色的，牠們不怕人，儘管你經過牠的旁邊，牠們也無動於衷，好像住在這裡的動物都在享受悠哉的日子。

第三天的小島有 Blue footed Booby 藍腳鯉鳥，還有 Red Footed Booby 紅腳鯉鳥，因此分成四隊。有一隊，非常幸運可以近距離看到一對求愛的藍腳鯉鳥，實在太可愛了，求愛過程全錄下，只可惜沒有求愛成功；而我們這隊，我也錄到一對 Nazca Booby 在求愛，導遊說牠們現在若求愛成功，並不會有愛的結晶，而且這種求愛要花很長的時間，我們無法看到結果。當然這島還是有海獅，大家看到只說又是海獅，其實海獅在舊金山就有了，我們還要千里迢迢來看，真的有些好笑。



最後第二天來到第一大城，這真的出乎大家的意料。原來這個城市非常現代化，人口非常多，翻轉了大家的印象，以為是個開發中落後的國家，整個城市算是很乾淨，建設的非常好。有機會可以來看看喔！

## 奶味饅頭

蕭貞淑

以前娘家對面賣包子饅頭，當時最愛他家的饅頭，鬆鬆暖暖、甜甜的味道，沾上雞標辣椒醬更是美味。後來搬來美國，想的就是他家的饅頭，但總是吃不到那麼美味的饅頭，不是硬硬的，就是沒有那香氣。

有一天看到一份食譜，我自己改良一下，果然做出來的饅頭就是我要的那味道，在此與大分享：

1. 中筋麵粉(日本北海道麵粉) 500 公克
2. 酵母 (Yeast) 1 茶匙
3. 糖 120 公克
4. 鹽 3 公克
5. 牛奶 250cc

我用麵包機做麵糰，做好後拿出來再揉一下，讓麵糰再醒一次。醒好後做成你要的形狀，靜待 20 分後，在上鍋蒸。蒸好後的饅頭都是胖嘟嘟的一個，非常香又好吃。你也可以試試用手揉。

## 台美基督長老教會聘牧記

陳都



對台美教會來說我是一個新人，因為我和內人祝丕芳 (Nancy) 是在 2013 年才正式加入台美教會。在那之前我們雖然偶爾去灣區的台灣人教會做禮拜，但從來沒有加入任何教會當固定的會員。當台美教會設會在 Saratoga 的 Westhope 教會時，我們也曾經去做幾次禮拜，那時是趙牧師是當主任牧師。不久以後，聽到趙牧師離開台美教會，我們就不再去了。

我是在十四歲由宜蘭長老教會熱心和虔誠的李兆惠長老娘帶我去聽道後，在次年 1950 年五月二十日洗禮成為基督徒。此後我曾熱心事奉主，為主做工並傳福音，特別是在成功大學讀書年代，因黃彰輝牧師的鼓勵與幫助，與黃武東牧師的未來女婿吳次雄一起創立成功大學的 SCM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為主傳道。後來畢業後回家鄉的宜蘭長老教會，看到會友常常對牧師有不同的意見，而發生很多爭執，為此我慢慢失去信心，因為我的信仰基礎的不紮實。也因為如此，當我在 1961 年來到美國讀書時就沒有意願正式參加任何教會了。但是我會三不五時在禮拜天去教會做禮拜。

2013 年一個禮拜天的早上起床後，突然覺得想去做禮拜，所以就問丕芳是否去我們常去的 San Leandro 灣區台灣基督教會做禮拜？但她說：「聽說附近的台美長老教會最近搬到新的禮拜堂，並有一位從前在台灣當過長老會總會議長的賴牧師來牧會。」我聽了之後就有些嚮往，想看看新教堂和新牧師是如何，所以就前去做禮拜了。不知道為何原因，我們兩人從此以後每個禮拜天都到台美教會做禮拜。



半年後的某個禮拜之後，丕芳對我說她決定要洗禮正式接受主成為基督徒。她的兄弟姐妹大部都受洗過，而她的二姐全家都是很虔誠的基督徒，所以常常催我說服她去洗禮，但是我並不是很虔誠的信徒，所以丕芳雖然慕道五十多年但未曾有意思受洗，而這一次不知為何決心要受洗呢？為此我才感到大概上帝要我來台美回來事奉祂吧！於是我決定將我的會籍從宜蘭長教會轉籍到台美。我覺得上帝給我這些多餘的日子大概是要我在台美奉事祂吧！

兩年多前，當會員大會選我為聘牧委員時，我承然接受這重要的任務，雖然我對基督教的道理比其他的會友淺，但是認定這是上帝要我做的工作以及祂賜下的使命，於是盡全力，並迫切禱告，求神賜我智慧與能力找到上帝所揀選的僕人，來當台美教會的牧者帶領我們走前面的道路。

聘牧委員共有七位，委員長是吳森源長老，委員有葉愛卿、沈培榮、魏新禧、吳月美、許韶華 (Tina) 和我。剛剛開始的時候大家抱著熱切的希望，積極討論我們理想中的牧師條件，並填好中會的標準表格就遞出。此後中會必須先審查，並修改後才能登在長老教會的網站廣告。這一個手續就費時半年多，使我有些不耐煩，但也只能耐心等待。同時也多方面打聽是否有適當的牧師人選，並迫切禱告。中會終於在 2016 年中批准我們登載聘牧消息，我們只有收到兩三位從台灣寄來應聘的履歷，一直到 2017 春天上帝都沒有開路。

2017 初一位陳牧師提供有關美國臺灣人教會牧師的一些動態消息。她告訴我們在德州 Austin 台灣人教會牧會的李昱平牧師準備休息，有可能是我們極佳的人選。於是大家都希望能聯絡李牧師。不過當吳長老連絡李牧師之後，李牧

師說他要休息一陣子並回台灣處理一些事，要我們等到 2017 年夏天再跟他連絡。

李牧師在 2017 年九月左右剛好有計劃開車到美西探訪親戚朋友，會路過北加州，所以我們興奮地邀請他順便來看看台美教會。大家都很期待，因為這可能是一個好機會來說服他考慮台美教會的任務。

我與 Nancy 商量當一個 host family 來招待李牧師夫婦，並帶他們到附近的風景勝地遊玩，介紹他們這裡的生活環境，希望他們會喜愛 San Jose 這個地方。當他們來到我們的家時，我們很高興認識這一對可愛的年輕人，他可能是上主賜給我們的新牧者。當晚在吃飯的時候我們覺得他們兩位很 open 而且容易交談，我心想這是上主讓我們等那麼久，因祂安排適當的牧者來引導台美為主作工。所以當晚在禱告中我祈求主，並感謝主為台美教會的安排。

次日我帶他們去 Big Basin 州公園觀賞美麗的紅檜巨木，讓他們欣賞上帝所創造的雄偉大自然，然後前往台美教會例年舉辦的夏天靈修會的營地。在希望這些美景能讓他對北加州有好的印象，並喜歡這個地方而願意搬來這裡住。

星期日作完禮拜以後，聘牧委員與李牧師開會討論，他很健談，敘述他如何動員會友宣揚福音的務實策略。會後聘牧委員一致認同李牧師是我們最佳的人選，所以每人都為李牧師來台迫切禱告。當天我帶他們夫婦去參觀教會的其他建築物，當李牧師看到咱牧師辦公室那一棟，有許多未充分利用的房間，他詢問我那些房間的用途？我告訴他以前以馬內利教會把它當醫療室或主日學教室，或許也曾作為居住的地方，因為舊建築物的圖有兩間浴室。我告訴他灣區房價極高，因此我有一個構想，如果能夠將那一棟 1,700 平

方尺帶有 fire place 的空房改為牧師館的話，牧師就不需煩惱住宿的問題。當他聽到我的構想，就說如果他來台美，願意住在教會裡，希望能有更多的時間與年輕人在一起，吸引年輕人來補充老化的台美教會。當聽到李牧師願意住在教會使我很感動，他讓我想起當我十五歲洗禮後直至高中，經常到教會找牧師談心事的那段美好時光。我相信李牧師是上帝備辦給咱的新牧者。所以我每天都在禱告中祈求上帝早日感動他。

然而到了今年 (2018) 四月李牧師卻通知我們他想退休而不考慮台美的聘請。聽了這消息後使我好失望也失去信心。我雖然繼續禱告，但是覺得無望至極。隔幾日參加建築委員小組（即 Building and Grand, B&G）會議，討論將部分教室以及那 1,700 平方尺建築物長期租給一個華人教育機構，增加教會收入。我感到極其失望，因為覺得上帝將教會這場地託台美教會是要我們當好的管家，用它來為主傳道，不是用來增加收入，所以在 e-mail 提出反對的意見，因為如果長期出租給那機構，教會幾棟建築物就無法改成牧師館或辦一些教會活動的可能性了。

我的心情很不愉快與沈重，一方面因為李牧師不來台美，另方面教會因為需要財源而未能將傳福音當成主要的任務。所以當我將反對出租的電子郵件寄給 B&G 負責人時，也將副本傳給李牧師，讓他知道台美教會沒有牧師帶領的困境。

過了一兩禮拜，蔡篤真牧師在星期三晚上的查經會突然宣布他因為身體健康緣故在八月底提渡 (interim) 牧會的合約到期後就辭職休息。聽到此消息後，我心裡更痛苦，所以隔天我就打電話給李牧師說出我的憂慮。結果在通話中他突然說如果有需要他可以來台美暫時幫忙。這一個大好消息使我死灰復燃。從此之後一切順利，李昱平牧師於今年九月初到台美就任。

從這一經驗我深深感到上帝垂聽我的禱告，在不知不覺中我所做的動作都是沒有預先打算要做的，是上帝在安排一切。到今天我還不知道李牧師改變想法的原因。

在我今生剩餘的年月，上帝帶領我到台美教會來事奉祂，參與聘牧事工。我深深體會我之所以能够多活到今天乃是上帝特別的恩典。過去我開公司，因為吸煙與體重過重，醫生判斷我只能活到七十或七十五歲而已。我在七十歲做心臟 triple bypass 手術，一切順利，我也戒煙並減 25 磅體重，而活到今天的 83 歲。我相信祂給我這多餘的日子，除了讓我繼續陪伴和照顧我所深深相愛跟我結縭 57 年的丕芳之外，並要我在教會事奉祂，讓我這個老人照顧一些年輕人，並做一些神要我做的事。



我深深感謝主賜給我這些多餘的日子來事奉祂，特別是在這一次聘牧的事奉，讓我有機會經驗到祂奇妙與神蹟般的引導，使我們能完成任務。

願主與李牧師同在，賜給他有能力帶領台美教會的會友，為主傳福音，引導更多人來信主。請大家為李牧師繼續禱告。

## 珍重再見，蔡牧師

陳金樹

咱攏用不甘的心情歡送咱的蔡牧師。最近有兄弟問我：牧師這麼好，咱為何不留他？因為美國長老教會的法規有規定，若在咱教會做過主任牧師，離任後就不能回來做咱的主任牧師，只能做特任或是臨時的牧師。在無牧者的中間幫助咱，到咱找到新的主任牧師，他就要離開。所以咱雖然真不甘，也是要接受。

蔡牧師很有講道的恩賜。講著牧師的講道，給咱第一個印象就是幽默，他每次開始講道攏引用一段真趣味的比喻或是故事來配合他的主題，給人增加印象。這是牧師自早沒有改變的講道法。



蔡牧師的講道攏不離開主題，段落分明，句句引經據典，闡明真理，又用種種的圖片來說明。而且他的思維很闊，包羅萬象：天文、地理、科學、哲學、人文、歷史，攏包括在他的講道中。聽他的講道是享受靈命豐盛的大餐。牧師的結論，是肯定、明確又清楚，是整篇講道中最精華的一段，也是我最喜愛的。

蔡牧師真慎重處理他的講章，每篇講稿五六頁，都委託專人校稿，常常到拜六晚上九點左右才公布，所以我若要印他的講稿，要等到十點才印得到。不但如此，到禮拜一還在思考他的講章，有時候發現一字或一句錯誤，就發文通知更改，給看到的人真受感動。

蔡牧師阮感謝您！您為台美教會所付出的犧牲和貢獻是何等的大。1992 年 8 月我從阿根廷來到台美時，您是一位英俊標緻的少年家，頭髮黑 lu-lu 的帥哥。無奈今日給您戴一頂白 siak-siak 的冕旒來離開，這就是阮所公認您在台美所付出的代價，阮的心也感激也不捨又不甘！這也是上主為您預備那永不生鏽的冕旒的象徵

聖歌隊唱的那首「主要甲你攞牢牢」牧師因為

主的愛激勵阮，阮也要甲您攞牢牢，因為您是阮的肩胛頭。願上主祝福您！又要恭敬祝福您快快成公！也祝福牧師娘快快做阿嬤！



## 主！豈聽到阮祈禱

張承惠（三姑女兒）

「禱告」是我們基督徒最基本的靈修生活之一，為教會、為別人、為自己常常禱告。

我的外婆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每天晚上七點一定洗手到房間靈修禱告，數十年來從不間斷，外婆回天家的時候將近 100 歲的高齡。所以我一直希望我的媽媽能夠得到外婆的好基因，活到像外婆將近的歲數才回天家與主相聚。神是垂聽禱告的神，神給我們的祝福永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媽媽去世的前一兩年身體大不如前，常常進出急診跟醫院之間，但我和媽媽常常互相鼓勵，我們深信神給我們的功課都是我們可以承擔的，因為我們知道教會有很多的兄弟為我們禱告。所以當媽媽再一次好起來的時候她都迫不及待地要回到教會跟各位兄姐一起讚美神的榮耀。

我一直捨不得媽媽離開，直到最後一次急診向神禱告，如果是神的旨意要把媽媽接回天家，求神憐憫保守，不要讓媽媽受太多的痛苦。愛我們的神再一次的垂聽我的禱告，我的媽媽從生病、送進急診室、到去世總共將近十二個小時，沒有任何的醫療儀器、管子插在身上，耳邊響起的只有讚美的詩歌。



媽媽離開我的這段時間，我努力繼續學習禱告功課。我台灣的家人在今年的四月進出醫院，動了四次大手術，包括脊椎及水腦等重大症狀，我常常軟弱、恐懼、懷疑.....。但是耳邊似乎常常聽到媽媽告訴我的話「唔免驚！主耶穌在此」，而且好像陪著我繼續的禱告。當然感謝主！我們是關關難過關關過，得到主一次又一次的祝福。

讓我們繼續禱告，為教會為別人為自己繼續的禱告。願一切的榮耀都歸於愛我們，而且垂聽我們禱告的神。



## 數算上帝的恩典

Yoko

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品質，請小叔幫忙申請我們全家三人辦理美國移民。等了十二年，孩子都結婚了，2002 那年只好與丈夫二人來到美國報到。那時我已經從台灣的工作崗位上退休了，兩人帶着簡單的行李，就這樣來到美國紐澤西州小叔的家。弟妹帶我們一起去辦理社安卡，先生只停留兩個星期就回臺灣了，把他的「內在美」(內人在美國)留在美國孤軍奮鬥。

**接受訓練** 當好友得知先生與我要來美國的消息，適時伸出援手，熱心資助我一萬元美金，讓我有機會在舊金山接受蒙特梭利幼稚園教師的訓練。正式取得蒙氏幼稚園教師的資格，先後在兩家幼稚園服務。

**右手折斷** 2005 年一月三日結束聖誕假，回到幼稚園上班。我負責小小班照顧歲半至三歲的幼兒。那天我幫完小男孩換好尿褲，他拔腿就跑，我怕他撞到桌角，一時心急迅速抓住他的衣服不放，因此被這位活潑有力的小男孩拉倒了。折斷右手臂兩根骨頭。校長馬上帶我看醫生，安排第二天上午在 Good Samaritan 醫院開刀治療，在醫院住了兩天。出院後被校長帶到她母親的家，讓她母親照顧我三天後再回到自己住處。我在加州舉目無親，後續的生活起居，完全依賴 TAPC 會友的照顧，救助一個遭受苦難的人，給予安慰與鼓勵、愛心與幫助，由衷的感謝他們這一段日子的協助，使我享受到家的溫暖。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羅馬書 8:28)

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篇 46:1)

**回台復健** 在美國做了一個多月的復健，成果有限，毅然辭掉幼稚園的工作，回台灣做復健五個半月。每次的復健都讓我痛哭流涕，第一次想放棄回美國，先生鼓勵我，等我拿到美國公民之後，他會搬來美國與我同住，懷抱着這個美麗的梦想與期待，我再次踏入美國。

**照顧長者** 回到美國之後，我轉換跑道改為照顧長者。透過某牧師娘的介紹，我到洛杉磯長堤 (Long Beach) 照顧一位從醫院退休的院長。我每天的工作是準備三餐、打掃室內、早上與黃昏帶他去散步，他雖然手持拐杖卻健步如飛，剛開始我都趕不上他的速度，是一位健康的老人。我最享受的一件事，是每週末與他去油畫老師的教室上課，欣賞到老師及學生們美麗的作品。照顧他兩個半月後，他回台灣由另一位女兒照顧，我只好打道回聖荷西。

**住進老人公寓** 回到聖荷西不久，接到 Rincon Garden 老人公寓辦公室的簽約通知，於 12/1/2005 搬入一間單人房，一個人住還蠻寬敞舒適的。前面的路樹與綠油油草坪是我家前院，美麗的大公園是我家後院。遙望遠處，清晰可見青翠的山巒，多麼幸福快樂。

**服務生到成人學校** 從洛杉磯回來之後無所事事，朋友告訴我到 National Council on Aging 找工作。負責人說在 Santa Clara 老人活動中心有「服務生」的職缺，明天就可以上班，問我是否願意去？如果表現良好還有提供成人學校三個月的獎學金，也就是說不用上班薪資照領三個月。太好了，我馬上答應。就在這裡服務了三個月，被主管評審為良好，得到三個月獎學金 \$1500。

人的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脚步。  
(箴言 16:9)





**社區大學求學** 在成人學校讀了一學期，2006 年秋季申請 West Valley College，實現我多年求學的願望。我主修音樂系鋼琴，六年來得到聯邦政府教育補助 (Financial Aid) 及學費全免，感謝上帝，也感謝美國，使我生活無慮，安心享受學習的樂趣。我也學會使用電腦、初級芭蕾舞、初級美術課及健行課，走遍附近美麗社區，鍛鍊健康的體魄。也學習 ESL 的課程，上到第四級即停頓下來，音樂課程只剩下十幾個學分就可以修完，原本計劃在 2016 年完成社區大學的學業，因種種因素，迄今仍在原地踏步。

我先生在 2009 年過世，等待先生來美相聚的美夢泡湯。我的小妹是個開朗、愛唱歌、常常講笑話的人，也於 2012 年離開人世。讓我的心情沉到了谷底，也沒有心情再念書。2012 年起即輟學，迄今已經有六年了。

**喪失配偶** 先生生病初期我曾要求他來美國醫治，所以我可以就近照顧，但他不肯來美。我第二次想放棄美國回台灣，他鼓勵我繼續留在美國，說在台灣他有兒子照顧，還有媳婦及兩位可愛的孫子陪伴。那時我已申請入籍美國，不便長期離開美國，只好與先生用電話分享彼此生活瑣事。2008 年暑假我成為美國公民，再次邀約先生來美相聚，他還是拒絕。2009 年七月初先生病況突然變差，我立即趕回台灣照顧，他在長庚醫院住了一個多月退院，狀況仍不佳，我馬上幫先生到馬偕醫院掛號。主任醫師要我們立即前往馬偕分院，一路上兒子、小妹與我唱詩歌陪伴，他出其沈默不說一句話。隔天星期日先生的狀況不樂觀，看先生戴着氧氣罩緊閉雙眼，小妹說我先生流了很多汗，已請護士來換衣服。小妹問我兒子會不會來看我先生，我說他們全家去參加朋友的婚禮之後會過來看他。突然先生一陣子急促的呼吸聲之後就停下來了，兩位護士要來幫先生換衣服，我告訴他們不要吵他，他好不容

易才安靜睡着了。護士不理會我，撐開我先生的眼睛檢查及把脈後告訴我：「你先生已經過世了，快通知家人，他還可以聽到你們說話。」我馬上通知兒子全家趕來，大家哭成一團，尤其兩位孫子哭得最傷心，哭了快一個小時還無法停下來，因為愛他們的阿公走了。(先生在世的日子共六十六年六個月又六天)

處理完先生後事之後回美國，把自己關在家裡哭泣不想見人，經歷了一段難熬的時光，嚐盡深沈的哀痛與失落。教會關懷執事不斷地來電安慰與鼓勵，死亡並不是生命的終點，它是靈魂藉以進入天上更榮耀的生命通道，他息了世間的勞苦，先一步到神的懷抱享福去了。

因我耶和華你的神，必攙扶你的右手，不要害怕，我必幫助你。(以賽亞 41:13)

**司琴服事** 2011 年六月我的鋼琴老師及教會長老希望我出來司琴，我因未準備好而拒絕邀請。他們再三的鼓勵，我終於勇敢來服事。幾年下來，每次的司琴總是失誤連連，污染會眾的耳朵，也沒有榮耀上帝的名。三次向我的鋼琴老師請辭，她不斷為我加油打氣，不要停止服事，一停下來就會變得懶惰。上帝是看人的內心，而不是看人的外表。感謝上帝願意使用像我這樣的人，也謝謝會友為我禱告與包容我，願剩下的生命能為主所用。

**重操舊業 照顧老人** 以前的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現在的人說人生七十才開始。就在我人生剛剛啟步的時候，我又回到照顧老人的工作行列，從 2012 年休學之後迄今已有六年的歷史。鄰居的朋友不以為然，認為都這把年紀了還要照顧別人，我認為如果體力還行，為什麼要限制自己不能做什麼事，能够服務別人不也是上帝特別的恩典嗎?!



沒有人知道自己的人生在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活在當下接受挑戰，想做的事還有很多呢，根本沒有時間去想到年紀的問題。心中有陽光，照到那裡都溫暖。

**恩典牌** 感謝上帝的恩典與保守，16 年來對我的照顧與帶領，使我在食衣住行都蒙上帝的眷顧：慈善機構提供免費食物、主內姐妹捐獻漂亮衣服、住在寬敞舒適房租便宜的老人公寓、行有免費公車及主內兄姐的轎車接送。在異鄉的歲月中預備了那麼多位天使和牧師，以及主內兄弟姐妹，在我灰心沮喪之時，有兄姐的關愛扶持與陪伴，使我安然渡過艱難困苦寂寞孤單的日子，在這個大家庭中享受主愛的甜蜜。實在數算不完上帝豐盛的恩典。

## 上帝定有安排

蕭貞淑

去年女兒為了小孩念書，決定搬回她以前念書的學區，於是在去年的暑假，忙著把房子整理。找了 Nemo 長老當經紀人，把房子賣出，非常順利賣掉後，開始找學區旁的房子。

每個星期看到有房子推出時就去下 offer，感覺每個星期有如聯考放榜，但都落榜。眼看學校都快開學了，但還是沒買到，女兒心急如焚，我也跟著心急。問 Nemo 長老怎麼這麼難買？他說「上帝一定會有安排。」

日子一天天過，女兒女婿也努力地禱告，但每次都以為可以買到，結果還是落榜。直到快開學前，又有一屋推出，就在學校附近，地點非常好。巧的是賣屋的經紀人與 Nemo 熟識，經過 Nemo 的努力，女兒終於買到 他想要的房子，也是在最後一刻 買到了。果然是上帝定有安排，讓他買到好房子，也解決了小孩的學校就學問題，更要感謝 Nemo 的幫忙。



## 棄絕沙豬政客政黨

曾道雄 教授

台灣的民主選舉發展至今，面臨到前所未有的橫逆，假新聞貫耳瘋傳，網路霸凌，重傷國人的自由心志。令人擔心的，是那些邪惡卑劣的政客與候選人，肆意踐蹋人性，戲蔑生命，對性別嚴重歧視，其病態言行已在我們社會內部發酵擴散，腐蝕與摧毀著台灣人的種性與心靈。

有位高官以「夭壽、肥母豬」等不堪入耳的言詞，影射污辱一位不同政黨的女士，這是對全天下婦女的霸凌，更是對天地創造男女兩性聖潔和諧與互愛的莫大褻瀆！另一位沙豬政客說「婦科醫生是在女人大腿之間討生活」。婦科醫師雙手接生一個新生命，是何等神聖的事！在基督教義中，因一位嬰兒為我們誕生（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而使世人得到拯救！

新生的生命是一種的天啟。在「羅生門」的電影中，一般人只注意到其中各說各話的詭異情節，但在雨過天晴的劇終，導演黑澤明讓眾人走出破廟，忽聽廟中有初生嬰兒的啼哭聲，這時，他們欣喜地回過頭去，抱出這個新的生命，大家仰望穹蒼，一起迎向未來。這個動人的場景，激發出日本人，在戰敗後廢墟中重建家園的強大意志力。這就是生命的啟示！它絕非僅是沙豬政客所看到的人體器官生子的功能。

兩性關係也不是只在傳宗接代，男女之間性靈的感應，使人世間的愛、悲憫與情操昇華，臻於至美至善之境。宇宙浩瀚，繁星幻滅再生，唯愛在天堂拱門上長存。偉大詩人但丁（A. Dante）深情愛慕著少女貝爾德麗采（Beatrice），看到她就如同見到天使走於人間的奇蹟。但丁終

生未與她談過一句話，貝爾德麗采有一次在佛羅倫斯的亞諾（Arno）河橋邊，對他的回眸一望，但丁說自己已感受到了至高的幸福。後來貝爾德麗采青春早逝，但丁悲慟萬分，他決心跨越冥界去尋找她，但丁為此創作了詩集「新生」，與曠世鉅著「神曲」。在作品中，但丁穿越過層層地獄，最後他看到貝爾德麗采佇立在天堂之門等候著他，然後仙樂飄揚，聖·貝納德正領唱讚頌著童貞聖母（Laudialla Vergina Madre）。

川端康成在他的作品「伊豆舞娘」和「生之慾」中，分別創造了兩位個性氣質截然不同的少女：薰、小田切豐。薰的靈氣，使青年川島走出孤寂，開拓了寬闊的人生；小田切豐燦爛如陽光活耀般的純真，則讓一位形容枯槁、罹癌末期，萬念俱灰的市役所民政科老職員渡邊勘治，像沈睡の木乃伊（同事私下給他的稱謂）復活重生一般，爆發出驚人的生命力。他把市內一塊荒廢的土地，打造成一個兒童遊樂場，從此這裡決溢著孩子的歡笑。最後在渡邊的喪禮上，親朋同事們追述著他的往事，大家深受其精神的感染與鼓舞，這個市鎮從此充滿了活力與生機。

不論是貝爾德麗采、薰、或小田切豐，但丁、川島或渡邊，他們男女之間未曾有過肌膚之親，它只在召示我們：女性是男人的靈魂，男人尊重女性、保護她們，就是在護衛自己的靈魂。也唯有那些地痞流氓和低劣粗魯的沙豬政客，才會在追逐權力的狂亂中，用穢言穢語去污衊和摧毀兩性的神聖關係。

同樣的，男性的崇敬、效忠與奉獻，也將讓女性獲致自信、榮尊、喜悅、與高貴感，而因此綻放出生命的光彩。在塞萬提斯（M.de Cervantes Saavedra）作品「唐·吉訶德」（Don Quixote）的歌舞劇中，阿旦查（Aldonza）是一個荒郊客棧的女侍，晚上則從一些騾夫身上賺取

些許的皮肉錢。她自卑、憤世、自棄。但唐·吉訶德來到客棧見到她，卻驚為天人，把她當做為自己心目中，奉獻榮耀戰果的女神，他還給了她一個高貴的淑女名號：杜雪妮亞（Dulcinea，最甜的美人）。騾夫看了笑翻天，阿旦查也認為唐·吉訶德是在蓄意侮辱嘲弄她。但當她意識到唐·吉訶德是真誠尊崇她時，阿旦查重拾了自信與尊嚴。唐·吉訶德過世之後，阿旦查決意棄娼從良，以這位夢幻騎士賜給她的杜雪妮亞為名，展開她新的生命旅程。

這種兩性之間的感應與昇華，對今天台面上那些沙豬政客們或許很陌生，他們物化女性，把她們作為酬賓的條件。台灣人這是奮起的時刻。破除敵人的網路霸凌與侵襲，護衛我們的靈魂，信仰、與價值。共同用選票棄絕沙豬政客、流氓和殘害台灣命運的政黨。



《註》曾道雄教授獻身台灣音樂教育四十餘年，是舉世著名的男中音，演出足跡遍及亞洲、歐美各地。曾教授除了從事歌劇演唱、教學之外，他也積極編劇、作曲與導演，擁有「台灣歌劇教父」之美名。曾教授認為知識分子必須超越國內外渾沌的政治糾葛，以文化與理性的前瞻與宏觀，用實際行動去改善這個世界。

## How Do We Know If We Are Growing Spiritually?

*Pastor Fredrick Lee*

We have the desire to grow spiritually, to have a deeper, more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God. But how do we, as a church, assess our progress? Spiritual development is certainly a noble and worthy goal to obtain, but how do we know that we have actually matured spiritually? It is tempting to simply categorize this as a purely subjective matter. The spiritual condition of an individual, on the one hand, is indeed a matter solely between God and that individual. Therefore, only God can be the judge.

While we agreed with the above statement, because the point of the statement is to deter anyone from attempting to play God by judging the spiritual health of others, the statement, however, is not meant to grant license to individuals for spiritual complacency. Therefore, on the other hand, an individual shall always look for ways to improve his or her own spiritual wellbeing.

Put it another way, the evaluation or review shall always come from within, not without. Self evaluation is the key to a healthy spiritual formation. The same applies to the church, the body of Christ. When we do reviews for the church, we shall include ourselves as we do the evaluation for the body to avoid turning an evaluation into assigning of blames.

Before any corporate evaluation though, we, as a church, need to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our particular church which sets the tone for the direction of our mission. Therefore, at

TAPC, we have concluded the following about ourselves:

TAPC started as a grass root Bible study group in private homes with only a few Taiwanese Christians and grad students striving to be faithful witnesses to their fellow Taiwanese migrants. We continue that tradition and seek to share the Good News and to witness what God is doing in our own lives.

While we are a targeted minority ministry, all are welcome to join our efforts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the ever changing Taiwanese migrant population and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in the Bay area.

We also concluded that our mission is to be and share the message of hope to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that end, we are committed to equip and to empower anyone who has a burden for the Taiwanese people. With this mission statement in mind, we are now ready to set measurable objectives for each of our ministries.

In setting those measurable objectives, however, a specified term for each of those objectives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know if progress is being made in a timely manner. To specify a term, we may set mid to long term goals, like 5 to 10 years or even longer, as well as short term objectives, like annual to quarterly targets.

Our effort in each of those ministries will also need to be measured. It's not enough, for example, to pray harder, but to pray often and/or longer. We are, then, able to quantify how often and how long have we prayed. This will allow us to know, without guessing, if we have made progress in our commitment to pray. Quantifying the effort allows



effort to be measured, thus, reviewable. It also allows the review of the effort to be objective. No real accountability can be established without quantifying the effort.

Reports of each of our ministries shall focus on our effort and projected effort in the future. This will require numeric data collection of the number of meetings for each of our ministries throughout the year as well as the number of attendees at each of our meetings. We may, then, further break down the data, with detailed recording of new comers versus old timers to allow us a glimpse into the possible dynamics of our groups. Thus, an opportunity to make adjustments when the results of a review deemed necessary.

We also need to remember the focus of our goal is not on church growth per se. Though we do anticipate growth if we are committed to our efforts. But, there's no guarantees of that. Because, church growth is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something we can not take credit for, nor do we have control over. We, however, do have control over our effort which is where our focus shall be remained.



To be sure, the quality of our faith may and should lead to the numeric growth of our church. But just because a church is growing numerically does not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its faith has improved. But, if we claim our faith is of high quality, we should have the quantity to justify our claim.



## The Brief Introduction of Rev. Lee

TAPC PNC

Rev. Frederick Lee started laboring in Taiwanes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San Jose on September 1, 2018. He will be installed by the Presbytery of San Jose on Sunday, January 13th, 2019 at 2:30 pm.

Born in Taipei, Taiwan, in a sixth-generation Christian family, Pastor Fred was a member of Ta-Tao-Cheng Presbyterian Church since childhood. His father, Kenneth J. Lee, an accomplished Jazz music theorist who was well known in the Taiwanese church community for his contributions in the realm of music. In 1978, Pastor Fred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his parents and became part of the community of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Los Angeles. Before returning to Taiwan for theological training, Pastor Fred served both in the US Air Force as well as in the real estate finance sector. In search of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Bible in order to serve where he was, as well as to reconnect with his roots, to understand the Taiwanese culture and how Taiwanese people deal with one another, Pastor Fred returned to Taiwan in pursue of the above goals. After completing Master of Divinity program in 1996 and served in local Taiwanese congregations, he was ordained on November 12, 2000 in Chung-Hsiao-Road Presbyterian Church by Taichung Presbytery. Pastor Fred met and married his wife, Yzonne while in Taiwan. They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3. Mrs. Lee majored in church music and took part 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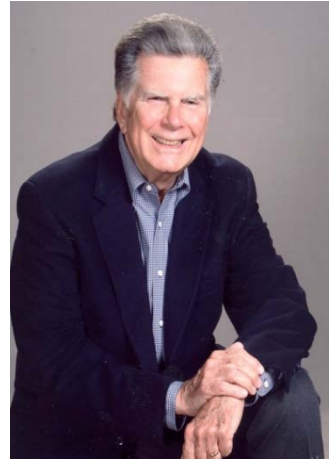
the services of the church as a choir member as well as a pianist. They enjoy travel and visit friends and family abroad.

Pastor Fred often wrestles in the Word through prayers and meditations by submerging himself in the biblical narrative and discovered the less known stories within the story. The one and only true protagonist of the Bible is God, who is the main character the Bible intended for the readers to discover. This is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 telling of human stories. A reader should not dwell on a human character in those stories, however. For the Bible is showing how God acts and reacts to ordinary people. How He faithfully responds as He faces those who are unfaithful to Him. All human characters in the biblical narrative are supporting cast members. Some are “lead” supporting cast members, but in a supporting role nonetheless. It is through the stories of those “lead” supporting casts that provided a glimpse of the true nat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od Himself. The more we learned about God, the deeper we are aware of our own short comings. The more we learned about ourselves, the deeper we appreciate the greatness of the Lord. Therefore, at the end of each story, we must ask ourselves: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God through the story of those “lead” supporting casts?

Pastor Fred is looking forward to a day when all members of TAPC are mobilized to do evangelism via changed lives of their own, to be stirred by God. All members are not just church goers, but also participants in weekday small group gatherings and visitations to deepen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body as well as with the Lord. Stepping out of the familiar and comfort zone, befriend those who are different from ourselves to accomplish the God given mandate for our church.

## MUSINGS from Pastor Longley

I remember the day very well. It was September 2016 when I received an email from the Executive Presbyter, Rev. Joey Lee asking me if I would consider becoming a temporary pulpit supply for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at the Taiwanese-America Presbyterian Church. Since retiring from serving as pastor of the Trinity Presbyterian Church in San Jose for nearly 31 years I had served several other Asian congregations in one role or another and he felt I might be able to assist TAPC.



To be honest, I knew very little about the church and Joey told me he would introduce m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congregation at the next Presbytery meeting. He said it would be a brief “call” for three months ending on December 31, 2016. In case you didn’t know, I am currently in my 25<sup>th</sup> month in the position.

It has been extremely exciting for me to be part of the English ministry. I have made many friends in both the English and Taiwanese speaking congregations. When my beloved wife Irma passed away while on the church campus in a discussion group following worship this past March people came out of the woodwork to assist me in so many ways.

I also recall following my quadruple heart bypass surgery of the visits from many bringing flowers, meals, cards...and the highlight for me was on Sunday December 17<sup>th</sup> when the entire choir came to sing Christmas Carols to us. The house came alive with music.

My tenure at TAPC will soon come to an end. It was my joy to minister alongside of Rev. Andrew Tsai. He was such a marvelous man of God...I loved him dearly. It also brings great joy to my heart that the church has called Rev. Fred Lee to now serve as the Senior Pastor of the congregation...indeed a decision directed by God.

During this time of transition, I have pledged my total support to Pastor Lee and the Session and want to do everything I can to assist in making crucial decisions that will affect both the English and Taiwanese speaking congregations.

My personal memories of Taiwan go back to the days when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was Lead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when it became apparent that Chairman Mao Zedong's forces would soon succeed in overthrowing the government that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fled Mainland China and set-up his government in Formosa in 1949. I was twelve years old at that time but remember it very well. *(I've asked a number of folk when Formosa became known as Taiwan but have not received an answer yet.)*

Later while pastoring in Southern California I became good friends with Dr. Bob Pierce, Founder and First President of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It was Dr. Bob who told me about his friendship with Generalissimo and Mrs. Chiang Kai-shek—both of whom he said were Christians.

So, as you can see I have memories of Taiwan dating back to 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and now I'm grateful for present experiences as an octogenarian that I will soon add to my memories notebook.

I will always cherish my time at TAPC. I know in my heart that it was God who opened the door for me to serve you as temporary pulpit supply. You will always be in my heart.



## A CALL TO PRAYER...

*Pastor Jack Longley*

Hardly a week goes by without hearing of another violent shooting in a school, shopping mall, a concert...and most recently at a Jewish Synagogue in Pennsylvania. Upon hearing of this tragedy, I emailed two rabbis who serve Jewish congregations near where I live and offered them my support and assured them of my thoughts and prayers. How tragic, people shot a house of worship where they gathered to b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Almighty. I am a member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Center in Los Gatos where I go to work-out several times weekly. They have found it necessary to take additional security measures because of the antisemitism attitudes that are spreading in our country.

I have shared with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at TAPC my concern for their safety when we meet for worship each Sunday. Thankfully the church will be addressing the issue with personnel from the San Jose Police Department who will instruct members of the congregation on issues of Personal Safety and of responses to an Onsite Active Shooter. Sadly, every congregation needs to be prepared in the event of such a happening on their church campus.

It has not always been this way in the United States. I am now an octogenarian and can remember when you could leave your home for a short time and not feel the need to lock your doors, when parents sent their children to school and felt they would be safe, when people could go shopping in a mall...attend a concert in the park and not be looking over their shoulders all the time in fear of their lives...and most of all the church was a

sanctuary apart from the outside world where people could gather to worship without fear. I pray those days will return but confess I am fearful because of the climate of hate that is so prevalent throughout our country.

I call upon all believers to take to heart II Chronicles 7:14—“IF MY PEOPLE WHO ARE CALLED BY MY NAME WILL HUMBLE THEMSELVES AND PRAY AND SEEK MY FACE AND TURN FROM THEIR WICKED WAYS, THEN WILL I HEAR FROM HEAVEN AND WILL FORGIVE THEIR SIN AND HEAL THEIR LAND.”

Several years ago I was the guest of the chaplain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e gave me a tour of our nation's capital building and pointed out to me in the House Chamber where the President and Dignitaries address Congress there is a saying above the rostrum that says—“IN GOD WE TRUST!” Would to God that were true.

Please join me in praying for our nation.

---

## Come Into The Darkness

*Rev. Ruth Kuo*

When I was young, growing up in a pastor's household, I remember vividly the Christmas Eve celebration in Taiwan. After a Christmas play or pageant, my father, the pastor of the church, would lead the church choir (consisted of young people) to go out into the dark, cold night to caroling. My mother and three of us children would stay behind at home. I remember how envious I was, watching them go out into the dark night to caroling to the sick and the old. I regretted I never participated in caroling in Taiwan.

However, when I became a pastor myself, I would arrange and lead my youth group and a few adults to go out into the dark night to carol. I would take them to sing for the old, widows/widowers or grieving and lonely parishioners. I deeply believe Christmas is about God's light comes into darkness, to give comfort, joy, and peace to those who are hurting and suffering. Like Isaiah proclaimed, “**Comfort, Comfort my people, says the Lord.**” (Isaiah 40:1)

Going out into the dark night to sing to those who are sitting in darkness, alone, sad and hurting is like bring a small light to show comforting care, to warm the broken heart, and to share message of hope and joy.

That's also the reason when I was pastoring, every year I would set up a Sunday night before Christmas to offer **Blue Christmas Service**. In this service, we light candles to remember deceased loved one, we express our discontent, and pour out our griefs, which usually intensified during the joyful Christmas season. When most people are celebrating joy, we remember those who do not experience joy and peace in their hearts and lives.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have lost their loved ones, and living with anxieties and insecurities.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do not have loving families or friends to gather with. There are many people cannot afford to buy food and gifts. There are many people sitting in loneliness and despairs.

God comes to the world precisely for the purpose to comfort and let those who are troubled hearted and living in darkness to see some light and hope. God comes to the world to let us know that God cares and God is ever present with every one of us.



I am including here a Candle Lighting ritual in the Blue Christmas service I used to lead. Hope it will also give some comfort and hope to those of you who are feeling BLUE in this season.

## BLUE CHRISTMAS CANDLE LIGHTING

### *The first candle is lit—*

We light this first candle in memory of those persons we have lost through death. We remember them by name in our hearts or out loud....

We give thanks for them and for their lives.... We treasure the memories in this difficult season.

[Silence]

### *The second candle is lit—*

We light this second candle to ask for deliverance from the pain of loss. All of the losses we face that bring sadness and darkness to this time of year--the loss of relationships, the loss of health, the loss of jobs, the loss of financial security.... We ask that God bring us comfort. We realize that the pain of loss can be heightened at this time of year and

we ask for peace and renewal.... Lord, thank you for release.

[Silence]



### *The third candle is lit—*

We light this third candle for each of us. We offer up to God our pasts, the times of regret and sorrow, the times of mourning, the difficult memories, the times of grief and sadness, and of loneliness and pain.... We ask that God take away the darkness....

"...the people who sat in darkness have seen a great light, and for those who sat in the region and shadow of death light has dawned."

Matthew 4: 16

[Silence]

### *The fourth candle is lit—*

We light this fourth candle as a symbol of hope and promise. We invite and celebrate the coming of the One who promises us no more suffering...the One who promises us light. (pause)

"...Jesus spoke to them, saying,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Whoever follows me will never walk in darkness but will have the light of life. John 8:12

[Silence]



Amen.

Come Lord Jesus.

## A DAY TO REMEMBER

*Rev. Jack Longley*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 called December 7, 1941 a day that will live in infamy—never to be forgotten.

We all have dates written indelibly in our minds—for me that date is March 18, 2018.

On that cool Sunday morning my beloved wife of nearly 59 years and I drove to the Taiwanese-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chatting about a number of things.

My sermon that morning was part of a Lenten Series titled, "THE OVERINDULGENCE OF LOVE" I

quoted the words from the title song of the musical “Rent” the “Season of Love.”

*“Five hundred twenty-five thousand six hundred minutes.  
Five hundred twenty-five thousand  
moments so dear.  
Five hundred twenty-five thousand six  
hundred minutes.  
How do you measure, measure a year?  
In daylights, in sunsets, in midnights,  
in cups of coffee.  
In inches, in miles, in laughter, in strife.  
In five hundred twenty-five thousand  
six hundred minutes.*

*How do you measure a year in the life?  
How about love?  
How about love?  
How about love? Measure in love.  
Seasons of love. Seasons of love.*

*Five hundred twenty-five thousand six hundred minutes.  
Five hundred twenty-five thousand journeys to plan.  
Five hundred twenty-five thousand six hundred minutes.  
How do you measure the life of a woman or a man?  
In truths that she learned, or in times that he cried?  
In bridges he burned, or the way that she died?*

*It's time now to sing out, though the story never ends.  
Let's celebrate!  
Remember a year in the life of friends!  
Remember the love! Remember the love!  
Seasons of love!*

*Oh, you got to,.. got to remember the love!  
You know that love is a gift from up above!  
Share love, give love, spread love!  
Measure...measure your life in love!”*

Note, a question is posed: “How do you measure a year in the life of a woman or man?” and, the answer comes forth: “How about love? How about love? You know that love is a gift from up above...measure your life

*in love!”* **The suggestion is that a life should be measured by love—sharing...giving...spreading of love!**



Following the worship service we both got a cup of coffee and joined other members of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for a time of fellowshi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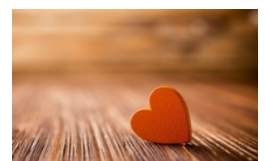
Someone asked me why it took me three times to ask Irma to marry me and I replied, “Look at what she ended up with—maybe she thought she might get a better offer!” Everyone laughed and Irma made a comment...and the next thing I knew her head flew back...and she died on the spot.

My wife who was the epitome of health was taken to her Heavenly home by the Lord whom she loved and served right in front of our eyes.

A dear man from the Taiwanese congregation gave her CPR, another gave her mouth-to-mouth...paramedics arrived and whisked her off to Valley Medical Center where she was officially pronounced dead.

I will never forget that day, nor will I ever forget the outpouring of love received from my beloved English congregation and well as members of the Taiwanese congregation.

Six days later more than 375 people gathered i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Los Gatos for a Memorial Service. That day I shared three wishes that Irma had expressed over and over— (1) That she would die before me; (2)



That she would not suffer; and (3) That she would have a small memorial service. God answered the first two of her wishes; however, there was no restraining of friends who wished to say farewell to her in her service.

It was then that I faced a dilemma—would I preach the Easter Sermon or ask to be excused because my grief was so overwhelming. Many good friends urged me to forego leading the Easter Service telling me that it was “too early!”

As I thought it through and prayed seeking God’s guidance I knew there was only one answer—I had to attend—I had to lead the service—I had to be with my beloved congregation who too mourned Irma’s death.

I had promis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undy Thursday Service just 11 days after her death. Following that service I asked a few of my friends from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to join me and return to the room where she had died—it had to be done before Easter. That was emotional but again I felt the awesome love and support from my congregation. That gave me the internal confidence that I could and I would preach three days later on Easter.

In my message on Easter I shared that when I was 12 years old my great-grandmother had died just a few days before Christmas. I didn’t remember the sermon but one sentence stood out in my mind—“Today we prepare to celebrate Christmas on earth, but Tina will celebrate in Heaven with Jesus!” 52 years later my father died two days before Christmas and again I recalled that pastors’ words.

I shared that every church I had served in that Irma enjoyed singing in the choir. It seemed a bit ironic for me that she died just two weeks before Easter. I told my small, loving, congregation that I imagined that as we worshiped in our chapel that she was singing in that Heavenly Choir the “Hallelujah Chorus” led by none other than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She was smiling and praising God on this Easter Sunday.

I closed by telling the congregation that we shed tears of sorrow for ourselves—Irma had left us. We were also shedding tears of joy remembering the promise of the Easter message—“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Whoever believes in Me will live even though they die, and whoever lives and believes in Me will never die!” (John 11:25-16)

I believe that with all my heart...I know that I will see her again in our Lord’s presence. Hallelujah!

---

## **Kimi and Charlotte’s Encounter with God**

*Kimi Rhinehart*

In the summer of 2015, I was pregnant. My husband and I were really excited since we had lost many before my first child and also lost many after him.

My pregnancy took an unexpected turn at week 20, when I discovered that I lost most of the amniotic fluid and the doctor gave a poor prognosis of this pregnancy. At the time, I was not even able to be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because a fetus at this stage of development is generally not considered viable outside the uterus. I had to wait until week 24 to be able to get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The doctor suggested to let the baby go. Few days later, I started bleeding heavily and the bleeding saturated my bedding few times a day. My husband and I still felt

that the baby deserved a fighting chance to live since the fetus screening showed nothing wrong with the baby. Our church got together praying for me and my baby. There was so much uncertainty about the future of our baby.

My husband and I discussed a funeral at times while my bleeding was especially severe and it seemed unlikely that we would have a live birth. During the ultrasound screening, the lady technician showed her remorse when she tried to spot my baby and the screen was all in pitch black because there was no amniotic fluid to reflect the baby. The doctors expressed serious doubts about the baby's future because without the amniotic fluid, the baby's lungs were not expected to develop normally. Her odds of survival were thin. Even with modern medical technology, there was no way to restore the fluid to a leaking amniotic sac. All I could do was to pray more and humbly accept the limitations of what I as a human being could do. This was a revelation of sorts, about how quickly our life circumstances can change. Not long before, I had felt I was in my prime, becoming financially secure, and confident in my ability to handle whatever life threw at me. I suddenly realized how fragile my life plans were.

The church sisters wrote me and sent hymns to encourage me while I was ordered to have complete bed rest. I did everything in bed. I could not leave my bed. Church sisters and brothers came to help me and offered helps to me. It was hard to be in the bed not moving for days. All the bleeding episodes just kept coming and praying was the only thing I could do. This was not the first time I experience of at the stage of losing a baby. Experienced having many miscarriages even after I

prayed so much to God but I believe that God had his reasons – It is all God's plan.

At week 27, I was in the operation room. The baby had been delivered, but my uterus was still pumping blood through the leaking placenta. The doctors gave me continuous transfusions while they tried to stop the heavy bleeding. Ultimately, I needed an emergency hysterectomy to stop the bleeding. I had lost more blood than a human body normally holds.

The baby was born at week 27 and weighed less than 1000 grams. She was hooked up to many different machines. There were tubes and wires wires taped to her everywhere. She looked like a little skeleton because at her birth age, she did not even have the chance to grow the fat yet. Her skin was red, and partially transparent. Every Sunday, the church prayed for us and notes were sent by email. I prayed night and day. I felt Jesus and God were with me. It was hard but she was the miracle baby from God!

While I was in the recovery room, the doctors came to me and informed me of the many medical challenges facing my baby. This tiny baby, who was fighting for every breath, would need to endure four separate surgeries in her first year of life. On top of that, the outcome spectrum due to Charlotte's severe brain hemorrhages ranged from having no noticeable effects and being perfectly fine to being bed-ridden for the rest of her life. No single doctor in NICU could tell us if Charlotte would ever be able to walk.

At first, I was told to hold the baby Koala style skin to skin. She looked so fragile, I was afraid to break her arms or legs just lightly moved her because her limbs are thin sticks. I sang "He's got



the tiny little baby in His hands,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 the baby just turned her head slowly and opened her big eyes staring at me. I stroked her hair, and she looked peaceful. God was there with us. Charlotte and I encountered God through this special experience. God was always around us.

In the several months that Charlotte spent in NICU, there were many scary episodes of the baby turning blue with her heart rate dropping. I was never at ease, as any change in the beeping of the machines was cause for concern, because it wa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normal variations in breathing and blood oxygen levels from life-threatening conditions. And there was the continual nagging worry about Charlotte's future quality of life. However, even with the constant worry, I experienced so much love, too. I was surrounded with love from the church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love from the nurses and doctors and hospital volunteers. And although no doctors or nurses could tell us the outcome of all these surgeries and treatments to the baby, God had given us a baby who was a fighter, and had thus far survived slim odds. I felt this was a blessing from God.

Before Charlotte was born, I was a workaholic, who derived much of my confidence and self-identity from my accomplishments at work. I had enjoyed the mental challenges of my job, but now I had an entirely different set of challenges in caring for a baby with very fragile health. When our son Zachary was a baby, feeding him, and changing his diapers, had been a predictably messy process, that all parents understand.



With Charlotte, these tasks became critically detailed medical procedures, requiring specific training from medical personnel on how to handle ostomy bags and feeding tubes. No doctor could tell us if this was only temporary or permanent. After spending her first Halloween, Thanksgiving, Christmas, and New Year's day in the NICU, Charlotte was finally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While she had gained a lot of weight, and no longer had transparent skin, she still looked very different from other babies because she came home with an ostomy bag on her tummy and an NG tube up her nose. But my husband and I still felt so blessed from this experience. We knew we would love the baby, even though she was not what we envisioned in the beginning. However, she was perfect in God's eyes. She was perfect in our eyes too, no matter what she may look like or in a special condition.

A couple of months after the baby was born, I discovered that I had cancer. While there was no answer for the baby's future, I was very close to meeting God. I finally gave up the idea that I would return to work at all. God made up my mind for me that I should spend more time with my family instead, of working so much. I used to value working so much, but these experiences changed my priorities. The time I spent caring for my baby, my son, and my husband made me appreciate what I had so much more. I felt God's blessings so much more when I spent more time with my family.

I had surgery, and Chemo, and the involuntary change in hairstyle that comes with it. I am grateful for having a chance to stay longer with my kids and family. I tried my best to get a fighting chance to survive so I could help my kids – I felt that I may need more time before I wake up in God's arms. I know that day will come but I was worried. At the beginning of my cancer treatment, I was worried if I

was gone, who would take care of my kids, especially Charlotte who needed so much special care? Later, I realized that I needed to trust God. God would take care of them and they would be loved and would be fine in God's care. I have done all I could do for my kids but I knew God would do more. I am glad that my kids love God and Jesus very much and we found comfort from praying to God.

It was love, Joy and faith that made a difference of this experience. I am blessed. Because of this, I found that I was not alone. I have so much love for the church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gave me so much even when I did not know many of them. I feel indebted to them and do not know how to pay them back. I was reminded that God was always around. I needed to ask and felt God being with me all the time. It was a privilege to have what I experienced.

## Thanksgiving

*Esther Hui*

Reading news on John Allen Chau on Thanksgiving Eve reminded me of Jim Elliot. Both died as a martyr for their faith in Jesus. Jim was one of the five missionaries killed while participating in Operation Auca on January 8, 1956 while John was killed on November 17, 2018 while attempting to reach the Sentinelese with the gospel. Jim was 28 and John was 26 when they were killed.

The goal of Operation Auca was to evangelize the Auca Indians of the rain forest of Ecuador. The Aucas were known for their violence, both against their own people and outsiders who entered their territory. Jim Elliot, Ed McCully, Roger Youderian, Pete Fleming, and their pilot, Nate Saint went to the Auca village, knowing that it was dangerous. Though they had guns, the five missionaries chose

to be killed by the Aucas' spear so they have another chance to hear the gospel. After killing the five missionaries, the Aucas returned to their village and anticipating retribution, burned the village to the ground and fled into the jungle. Contrary to the Aucas' culture, the remaining missionaries not only abstained from attacking the Aucas but continued to send gifts.



In October 1958, Elisabeth Elliot, wife of Jim with their three year old daughter Valerie and Rachel Saint, sister of Nate, returned to Ecuador to live among the Aucas from 1958 to 1960. Today, many Aucas became Christians and are now a friendly tribe. Missionaries, including Nate's son and his family, still live among the Aucas today.

North Sentinel Island is one of the Andaman Islands in the Bay of Bengal. The Sentinelese live in isolation and protected by the Indian law to maintain their way of life and from modern illnesses. Like the Aucas before Jim's death, they are often violent, and reject any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John compelled by his love for Christ, like Jim and the four missionaries, ventured to the island knowing he could die. I pray for God's mercy on the Sentinelese so John's death is not in vain.



John Allen Chau

Why did the death of John capture my attention? Why did I read the story of Jim Elliot and his four friends again and again? I went on a 10-day mission trip with my Singapore church in the

early 1980 to Jakarta and Java in Indonesia but the "sacrifice" we made was nothing compared to them. Instead of encouraging the full time missionary and the local pastors, we were encouraged by them and the faith of the locals.

Both incidents clearly show these men of faith walked in the footstep of our Lord with courage and practiced Luke 9:24 **"For whosoever will save his life shall lose it but whosoever will lose his life for my sake, the same shall save it."** There were many martyrs since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Christ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 gospel is passed on to us. Jesus died so we can live. Jim and his four friends died so the Aucas can know Jesus. John died so the Sentinelese will get to know the good news.

This is an unusual Thanksgiving where besides being thankful for God's protection and providence, I am thankful to God for sending Jesus so we can live. I am also thankful to all Christians who risked/risk their lives for the gospel. It is also a time for me to reflect if I have been living my life worthy of the gospel and what changes are needed for better alignment.

## Are You Excited



*Sylvia Yeh*

At the end of June this year, I was invited by a friend to visit her hometown, Mexico City, with her four-year-old son, Mateo. When we met at San Jose Airport, Mateo was surprised to see me. He asked, "Sylvia, where are you going?" I replied, "I am going

to Mexico with you! Can I?" He nodded, then he asked me brightly, "*Sylvia, are you excited?*" I was actually not particularly excited. I just needed a vacation. But instead of disappointing a four-year-old boy, I answered, "Yes, I am excited."

Then at the airport check-in counter, Mateo asked me again: "Sylvia, where are you going?" I replied, "I am going to Mexico with you." He asked me again: "*Sylvia, are you excited?*" I answered dispassionately, "Yes, I am excited. What about you?" He nodded, a smile spreading from west to east on his face, as he also gave me a double thumbs up.

We had to wait in a long queue for both passing through Customs and boarding the plane due to summer break. Mateo continued to ask me, "*Sylvia, are you excited?*" (There were no more questions about where I was going.)

After we got on the plane, sat down, and fastened our seatbelts, Mateo's excitement continued, and asked me aloud across four seats: "*Sylvia, are you excited?*"

The plane taxied down the runway and was ready to take off as Mateo said, "We are **DRIVING** to Mexico!" His mother corrected him: "We are **FLYING** to Mexico!" Mateo replied, "But we are still on the ground!" His logic was so cute and accurate.

It took about five hours flying to Mexico City from California. The moment the plane landed, Mateo asked me loudly, "*Sylvia, are you REALLY excited NOW?*" His excitement infected the passengers near us. Their faces shined with huge smiles. A happy heart is quite contagious.

And suddenly, I thought about Jesus. He knew he was going to be crucified. He asked Simon Peter three times: "Do you love me?" When Peter first



answered, like me, he was absent-minded and replied casually, "Yes, my Lord,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By the third time Jesus asked, "Simon, son of John, do you love me deeper than these?" Peter answered sadly, "Yes, my Lord,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By then, Jesus knew that Peter's answer was true, and so he gave the mission to Peter: "Feed my sheep."

Through Mateo's endless excitement, I returned to having a childlike mind and began to look forward the adventurous 16-day vacation!

I can describe my entire 16 days as a "love trip." I was embraced by the genuine, warm welcome of my friend's family in Mexico. Their generous love reminded me of Pastor Longley's sermon "THE OVERINDULGENCE OF LOVE" (refer to Pastor Longley's article "A Day To Remember", pg. 44)

*"Five hundred twenty-five thousand six hundred minutes.  
How do you measure a year in the life?"*

*How about love?  
How about love?  
Measure in love. Seasons of love.....*

*You know that love is a gift from up above  
Share love, give love, spread love  
Measure...measure your life in love."*

My friend's family treated me with sincerity and genuine love. They said to me many times, "Sylvia, THIS IS YOUR HOME! YOU CAN COME ANYTIME YOU WANT. We ALWAYS have a room and food for you!" I was sooo...touched by their love to me, a stranger. I refer them as "my extended family in Mexico." They taught me how to "share love, give love, and spread love."

How do you measure an "exciting" trip? It is not just to experience the beautiful nature God created or to enjoy the delicious and exotic food, but to feel the love from the people you are with and encounter during the trip.

How do you measure a year, 525,600 minutes, in your life? "Remember a year in the life of friends." Measure your life in love!" Experience love in life, share the love, and spread love to make our environment full of positive energy: LOVE!

Similarly, after three years of no pastor, Pastor Fredrick Lee came on board as our Senior Pastor on September 2. Are you excited? Pastor Lee expects TAPC to be a church at which each individual is willing to be stirred by God, affecting others' lives with life. Are you really excited? Are you willing to be mobilized to do evangelism, to take care of the people around you, share the love, give the love, and spread love and gospel?

---

##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Se Fen Hsu*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Romans 8:28)**

I can name probably one hundred things happened in my life which started as an undesirable situation an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When I read this verse in Romans, I can't help to feel a halo on top of my head. Yes! I love God.

In writing these accounts, my hope is to benefit you. I am going to start with a true story I heard from my favorite radio show "Perspective" from KQED. A man (I can't remember his name) from a poor fishing village in India, became blind when he was three due

to a terrible disease. He and his family lived in a boat. Because he could not see, he developed a keen sense to the water current and the direction of wind. Later he was adopted by a couple from California. God continued to place him by water. Growing up, he knew of his special gifts, and had been always praying that he can help others with his gifts. God helped him with this so called "Matthew Effect" - the more you have you will be blessed more if you use it in God's way \* Losing his eye vision, God had blessed him with incredible abilities in using his other senses. He became an expert in boats and night navigation. His job now is to help people navigate through water at night in San Francisco Bay Area! I was so inspired by this story that I began trying to close my eyes while I do my Jazzercise class sometimes (when the movements are stationed in one place). I actually can listen to the instructions better and do the movements more accurately: put my weight on heels, concentrate in my core, and squeeze my muscles when instructed.

About ten years ago, I woke up one day and could not walk. I felt an excruciating pain on my lower back. After a few days of terrible feeling like aging by 30 years, I gradually regained my normal walking ability. It turned out that I have slipped disks in my lower back. My doctor recommended a series of exercises to strengthen my belly in order to relieve the pressure of my back. I would not have committed to a regular exercise routine (which benefits my overall health) if not for the terrible experience of losing the ability to walk.

A few years ago when we lost our EM pastor, besides the terrible sadness I was suddenly at lost with my Bible study. A friend of mine recommended BSF – Bible Study Fellowship\*. Through BSF, I get to know amazing ladies who are passionate about reading Bible (sometime a bit overwhelming for me too). I was so inspired that I joined their leadership

group to serve the children program the second year. I get to join the leaders' discussion group which is always inspirational. These ladies are mostly with BSF for very long time, I appreciate their sharing every week. The materials for children program is the same with adult lesson. We just have to rewrite the story every week according to the age our children. I even enjoyed the process of rewriting Bible story because it helps me look at our study in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e best thing is to be inspired by these ladies - positive energy. I don't know if I would have joined BSF if not for the terrible lost I felt in church a few years ago. This is certainly a blessing today!

Looking back, I am extremely grateful with everything God has provided. Now when I get a traffic tickets, I praise the LORD I didn't get into a traffic accident.

\* Matthew Effect - from Matthew 25:29; Luke 19:26; Mark 4:25

\* BSF - to learn more check out [www.bsfindernational.org](http://www.bsfindernational.org)

## Did I Kill My Child?

*Sylvia Yeh*

There was a dress rehearsal the night before my choir's concert. When I stepped into the concert hall, beautiful music of a violin duet flew into my ears. I looked up in surprise. It was played by a teenager and Mr. Anthony. It was a familiar piece that my daughter Kaitlyn used to play. The teenager reminded me of Kaitlyn, playing without expression. While listening to the complex duet and the orchestra's accompaniment, my heart began to bleed, and the tears swirled in my eyes.

Mr. Anthony was Kaitlyn's first violin teacher. He has a cheerful personality and is very good at

providing praise. In the two years that Kaitlyn studied with him, he had never stopped telling her that she was very talented and could be a star. Kaitlyn progressed very fast, but I was not sure that Kaitlyn was as good as he said. I thought he was exaggerating. Later, I switched Kaitlyn to another teacher for various reasons.

This change was quite dramatic. The new teacher criticized everything Kaitlyn had learned in the past two years: her bow was not straight, her fingers didn't press strongly enough on the strings, her pinky was flat.... She spent the whole year correcting Kaitlyn's basic fingering and bowing. Kaitlyn hardly played songs during that time, only arpeggio and fingering exercises. The teacher helped Kaitlyn to build a more solid foundation so she can play complicated songs in the future. The violin class was quite expensive: almost \$2 per minute. Every music note looked like a dollar sign to me (♪ = \$2), so I was very strict about Kaitlyn practicing to meet her teacher's standards.

When Kaitlyn failed to meet her standards, the teacher would take Kaitlyn's hand and praise her slender fingers as perfect for playing the violin. She also praised Kaitlyn's great sense of pitch. But then she would say what a pity that Kaitlyn wasted these gifts from God. In the beginning, this kind of ironic praise was useful to Kaitlyn, but after a while, she didn't appreciate it any more.

Learning classical music is quite a difficult journey, not only for the child learning but also for the parents supervising practice. You have to practice every day, for at least one or two hours each time. I strictly asked Kaitlyn to follow the basics: straight bow, full bow, and fingering, as well as putting her soul into the music. However, such



rigor seemed to kill Kaitlyn's passion for classical music. Playing the violin was only a chore, with no fun. In fact, Kaitlyn played quite well. She was admitted to the best youth orchestra in Bay Area and went to Europe with them.

Did I kill Kaitlyn's passion for playing classical music? Or is she completely indifferent to music?

As an immigrant, I have been very serious in trying to overcome the disadvantage of English as my second language. I work extremely hard for everything I do and take extra steps to have the best outcome I can ever achieve. And I expect Kaitlyn to set high standards for herself like me, be self-disciplined and accomplish goals with full force. Was I wrong to ask her to practice the basics? Was it because she could never meet my high standards that she simply gave up and did things carelessly?

Was I wrong? Did I kill Kaitlyn's passion for classical music? I think I was wrong for not giving her enough encouragement and praise. But can compliments without standards really build confidence?

Was what I did wrong? Did I overestimate Kaitlyn's talent? But how could I waste God's grace in her (her long fingers and sharp ears)? I think I was wrong for giving her only criticism and no encouragement.

Watching Anthony's and the expressionless teenager's fingers flying over the violins, my heart was bleeding. If I could go back, I would definitely encourage Kaitlyn more. Forget about bowing and fingering.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have passion in music, instead of fulfilling my unaccomplished music dream!



## 編輯的話

From 修明

「流淚灑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  
(詩篇 126:5-6)

回首這一個充滿挑戰及恩典的將過去之年，很高興能藉由完成了當初覺得不太可能完成的台美年刊，來做為一個年終美好的句點，上主是何等地恩待我們啊！

前瞻這個將在我們面前新的一年，我們應該充滿著期待、盼望和熱情！因為上主已經垂聽我們所懇切祈求、迫切禱告的，給了我們所需要的：新的牧師、新的長執及充滿活力、創意和異象的教會，讓我們用基督耶穌的心做心，同心合一，共同努力吧！

From 貞淑

第一次接到這份工作，真的很惶恐，一點頭緒都沒有。首先只能催稿，感謝那在九月底以前最先投稿的七位作者，在此真的感謝你們願意分享你們寶貴的經驗。

當收集到這些寶貴的稿子後，不知如何做起，剛好愛卿提出願意幫忙一切編輯及出版，真是幫了我一個大忙。在此也謝謝愛卿，讓這份年刊能順利完成，出刊！

From 愛卿：

看到原先預定九月出版的台美年刊久久一直難產，於是在十一月中旬自告奮勇幫忙編輯。貞淑給了我 7 篇她已經收到的稿件，我整理之後只有薄薄幾頁的刊物，實在太太太瘦了！於是逢人便邀稿。上帝實在恩賜台美教會，有五位牧師寫稿，內容包括教導、證道、分享、祈禱、期許與勉勵，真是感謝神的祝福；我們也邀請許多會友以文字分享他們的信仰見證、生活感言、心路歷程、旅遊心得；同時透過莉莉姊的幫忙，取得曾道雄教授的同意，刊登他近日在報紙發表的文稿。我們於是有了 37 篇文章（含中英翻譯文章）奇文共賞，豐富的年刊內容在在見證神的恩典。無數多的挑燈夜戰做編輯、翻譯、排版、找插圖、校稿... (眼睛都快脫窗了)，終於完成這份肥ㄗㄚㄗㄚ的年刊。希望引起讀者共鳴，激起您更加追求信仰、更熱愛生命！





## 台語禮拜

每週日上午 10:00

備 華語翻譯 (耳機)

## English Worship

Sunday @ 11:30 am

## Children Sunday School & Activities

Sunday 11:00 am - 12:30 pm

## 聖歌隊

每週日 9:00 am - 9:45 am &  
11:30 am - 12:45 pm

## 台語主日禱告會

每週日 9:30 am - 9:45 am

## English Fellowship

Sunday 10:00 am - 11:20 am

## 成人主日學

每週日 11:30 am - 12:45 pm

## 禱告關懷組

每週日 11:30am - 12:45pm

## 週三查經祈禱會

每週三 7:30pm - 8:45 pm

地點: 教會 MCK1

## 週四查經分享班

每週四 10 am - 11:30 am

地點: 教會

## 主日學家庭團契

每月第一個週六 5:00 pm

地點: 會友家

## 同心團契

2nd & 4th Saturday 3:30 pm

地點: 會友家或教會

## 單身姊妹團契

每月第一個週六 10:30 am

地點: 教會

## 週四運動之夜

每週四 8:00 - 9:30 pm

地點: 教會 Gym

